不朽的故事 六

莊子篇

蘇俊源 編著

序言

道主無為效法自然　莊周發揚始於老聃
能會其意灑脫無染　自由自在無拘無絆

《易．繫辭上傳》載：「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吉凶，吉凶生大業。」《易經》是闡述宇宙形成的一部珍貴的奧書，其所分析事物的真象，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內到外，從凶到吉，都有其透徹的分析。然而世人由於自己所開發智慧的深淺不同，對事物的見地，也各有差異，深者見其深，淺者見其淺，因而對於《易經》所闡述之理，也就各是其是，各非其非，難免學者相互間見地不同，各執己見而爭論不休。

自古聖哲立世，總以自己聰睿的智慧，對於人事物的認知，給我們留下許多寶貴的經驗，讓我們對於事與理的認識，能夠直截了當，不必再繞行遠路，浪費時間。因而對於古聖先賢所遺留下來的智言，

有機會當努力研究，以便從中認識一些前所未聞的知識，進而以此知識做為工具，開發本性的智慧。我國自古以來以道家、儒家為歷代帝王治世的主軸，道家崇尚自然，歷來常有仙真聖哲現世，通常學者以孔子為儒家的代表人物，倡導人倫道德以治世，後世有孟子加以發揚光大；以老子為道家的代表人物，倡導清靜無為以治世，後世有莊子加以發揚光大。

老子倡導「道法自然」，以「不尚賢、不貴難得之貨、不見可欲」為聖人治世的重要課題。老子以為「民之難治，以其智多」，因而不主張「以智治國」，而以實施「絕聖棄智、絕仁棄義、絕巧棄利」為善世的重要政策，唯有使大家做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樸，我無情而民自清」，才是聖人治世的目標。莊子在其所著之書中，將老子的精神加以發揚光大，他使用大量的寓言，不惜假託古聖先賢及當代賢哲，來表達其善世的理念，其用語犀利，使鄉愿者難以遁形；其分析透徹，使不明處為之一亮；其用辭詼諧，使同感者會心一笑；其用意善良，望衛道

之士能諒解。

文能善解則能有益，文若惡解心必糾結，看《莊子》一書，只要能以拿來反省自己，去其非存其是，將對自己有所助益。本書為《不朽的故事》第六冊《莊子篇》，除了第一篇「認識莊子」外，其餘四十九篇，全由其書中選出，後學加以簡要引述，但願能了解其自然無為的精神，學習不為俗務所拘束，而能過著瀟灑自在的生活，卻莫以此來批判他人，造下口業之過，是為所盼。後學才學粗淺，難明之處，望請諸先進指導，在此感激諸位大德的贊助，以及韋憲前賢的校正。並祝諸大德道業宏展，事事如意。

後學 蘇俊源 敬序

西元二〇一四（103）年八月初一日于台灣新北市勤學齋

目錄

序言 …… 2
前言 …… 9
01 認識莊子 …… 12
02 鴻鵠之志（逍遙遊） …… 16
03 心智聾盲（逍遙遊） …… 20
04 不龜手藥（逍遙遊） …… 24
05 三籟有別（齊物論） …… 28
06 談論是非（齊物論） …… 32
07 庖丁解牛（養生主） …… 36
08 螳臂擋車（人間世） …… 40
09 不材之木（人間世） …… 44
10 以德相交（德充符） …… 48

11 臨尸而歌（大宗師）…… 52
12 顏回坐忘（大宗師）…… 56
13 治馬填木（馬蹄）…… 60
14 絕聖棄知（在宥）…… 64
15 修道永生（在宥）…… 68
16 封人請祝（天地）…… 72
17 聖治神德（天地）…… 76
18 得心應手（天道）…… 80
19 至仁無親（天運）…… 84
20 東施效顰（天運）…… 88
21 至德隱沒（繕性）…… 92
22 坎井之蛙（秋水）…… 96
23 鵷鶵之志（秋水）…… 100
24 鼓盆而歌（至樂）…… 104

目錄

25 髑髏之言（至樂） 108
26 魯侯養鳥（至樂） 112
27 醉者墜車（達生） 116
28 船夫駕舟（達生） 120
29 呂梁泳者（達生） 124
30 至人之德（達生） 128
31 木不材壽（山木） 132
32 豹皮亡身（山木） 136
33 甘井先竭（山木） 140
34 千金之璧（山木） 144
35 螳螂捕蟬（山木） 148
36 道貌自然（田子方） 152
37 太公釣魚（田子方） 156
38 不計毀譽（田子方） 160

39 知者不言（知北遊） 164
40 每下愈況（知北遊） 168
41 道不可言（知北遊） 172
42 化與不化（知北遊） 176
43 管仲薦相（徐无鬼） 180
44 蝸角相爭（則陽） 184
45 丘里之言（則陽） 188
46 物種源始（則陽） 192
47 車轍鮒魚（外物） 196
48 堯舜禪讓（讓王） 200
49 窮於陳蔡（讓王） 204
50 恥食周粟（讓王） 208

前言

莊嚴周全自然無爲　論理深入令人敬畏
善用其理甚爲可貴　不會其意莫要輕隨

莊子與老子被後世的人，並稱為道家的重要靈魂人物，他們所倡言的自然，成為後來學習道家學術精神的重要根據，因而有「老莊思想」、「老莊哲學」並稱出現於世。《莊子》一書，依《史記》所載，應有十萬餘言，又《漢書　藝文志》記載，有五十二篇，但現今流傳於市面的《莊子》，僅有三十三篇，六萬五千多個字，依史料的記載，可能是晉代郭象在注《莊子》時，將其中的一部份刪去了。

從前一般人都認為《莊子》書中，所包括的內篇、外篇、雜篇，這三

部分都是莊子本人所著。但從宋代開始，有學者研究時，發現書中所撰述的文法不同，認為內篇才是由莊子所著，外篇和雜篇，都是後人託名的著作。但無論如何，其卓越的思想體系，仍有其重大的價值，提供給後人重要的文化資產。

在《莊子　寓言》載：「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讀之）言日出，和以天倪。」可見《莊子》一書中，撰書的內容，其方式包括寓言、重言和卮言。寓言是寄寓的言論，是使用言在此而意在彼的方式，以表達心意。重言是藉重古聖先賢與當時的賢哲，年高德劭長者的言論，以取信於人。卮言是隨著心意自然表達，沒有成見的言論，天天變化更新，卻合於大自然分際的說法。

其實這些內容，都是莊子為了陳述自己的觀念，為了取信於人，所使用的方法。我們在面對此書，最重要的是，對於其分析事物的合理性，給

與我們有多少的助益，藉其所闡述理論以明道理。寓言故事的本質，是藉事來喻理，此故事可能是真實的，是真有其人有其事，可能是虛構的。虛構的故事，或者真有其人，虛構其事；或者真有其事，虛構其人；或者事與人都是虛構的；或者是藉事、物，假託人名以言理。此書的編寫，是在六萬多言之中，選擇出四十九個篇幅，並加以簡要說明。第一篇是簡要地介紹莊子其人、其事、其書，以供讀友分享。

01 認識莊子

莊周發揚老子自然　終身不仕唯將道參
笑傲塵世生活清淡　但願世人惡緣莫攀

莊子，姓莊名周，字子休，是戰國時代宋國的蒙縣人，也就是在現在河南省商邱縣東北部。其生卒的年份，根據多人的說法，大概生於周烈王七年（西元前三六九年），逝世於周赧王二十九年（西元前二八六年），跟孟子大約是同一時代的人，只是年紀比孟子小一些。

莊子在司馬遷所撰《老莊申韓列傳》中記載：「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為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闚（讀窺），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

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讀恍）洋自恣以適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子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祀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污我。我寧遊戲污瀆中自快，無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意焉！』」

從上可見，莊子一生沒有什麼功名，只在家鄉當過漆園的小吏，不久就離職了。然而從楚威王派遣使者，以重金聘請他當宰相，卻被他一口拒絕了，由此可知，他對於當官沒有多大的意願。依上段的記載中，可見其學問及知名度，在當時也是位才華出眾的佼佼者，於諸侯及學者之中，應有相當優異的表現。

莊子因沒有正式的職業，也沒有祖產，所以他的生活過得很辛苦。但是從其淵博的學術，以及所接觸的社交活動來看，其家族背景應該是有相

當地位的，只是他喜歡自然，不想被官場所拘束。雖然生活過得清苦，卻不在意日子過得困頓。那時，在齊國的東門外，有一處稷下學宮，是戰國時期，田齊桓公在國都臨淄（今山東省淄博市）稷門附近，所創辦的官辦高等學府。於齊宣王時，曾在稷下擴置學宮，招致天下名士，諸如儒家、道家、法家、名家、兵家、農家、陰陽家等百家之學，會集於此地，自由講學，著書辯論。當時連孟子和荀子，都曾經去講過學。莊子本可以到此講學，以取得生活費用，但他卻認為學宮那些人，整天只會談論一些不著邊際的話，所以就沒去。

由於沒有外務的干擾，讓他更有時間去作學問，為後世留下一部《莊子》的偉大著作。在秦漢時代，《莊子》不太受到重視，直到魏晉時代，才漸漸被文人學者所推崇。到了唐玄宗天寶年初，詔封莊周為南華真人，稱其所著之書為《南華真經》，成為道家學派的代表作，也成為老子思想的繼承和發展者，後人將他與老子並稱為「老莊」。

《莊子》一書，被古人稱為衰世之書，老莊的思想成為亂世中，人人渴望的心靈良藥，同時也可給莫大壓力的人，提供一劑平靜心靈的良藥。它不但是重要的哲學著作，而且影響幾千年中國文化的思維，以及後代文人知識份子。

會意

為求真相一生清寒　無志於仕身心舒坦
南華真經是把理闡　無憂無懼遇緣不攀

02 鴻鵠之志（逍遙遊）

是鯤是鵬與時變化　心中清白障礙鮮寡
到處攀緣道業必垮　逍遙物外本性昇華

在北海中有一條魚，其名叫做鯤，它的身體大約有幾千里之長，後來變化成為鳥，取名為鵬。它的脊背，也長達幾千里，當它振開雙翅飛起來時，就如同天邊的雲，可以遮天蔽日。這隻鵬鳥隨著洶湧的波濤，遷徙到南方的大海，這南方的大海，是一個天然形成的大池。

有一部專門記載怪異現象的書，叫做《齊諧》，上面記載著：「大鵬鳥遷徙到南方的大海，當翅膀拍擊水面，激起三千里的波濤，海面上捲起的狂風，直衝到九千里的高空，當它離開北海，經過六個

月的時間，波濤方才停歇下來。」

春天時原野沼澤上，野馬奔騰似的霧氣，在空氣中沸沸揚揚的塵埃，都是大自然各種生物的氣息吹拂所致。天空是那麼的湛藍，難道這是天空真正的顏色嗎？或是無法看到天空的全貌呢？大鵬鳥從天空往下看，不過就是如此罷了。

再說水積得不夠深，浮載大船就不夠力量；倒杯水在庭堂的低窪處，那麼小小的芥草，也可當船，如果擱置杯子就黏住了，這是因為水太淺而船太大了。聚集的風力不夠雄厚，其所拖負巨大的翅膀，力量便不夠。所以大鵬鳥高飛九萬里，藉著狂風的力量，才能飛到南方去。

寒蟬和小鳥譏笑說：「我們一展翅，有時飛不到榆樹或檀樹，就掉到地上了，為什麼要飛到九萬里的高空，再飛到南方呢？」

到近郊去，只要帶上三餐就可以了，回來時肚子還是飽的；到百

里之外去，就要帶上過夜的糧食；前往千里之外，三個月以前就要準備糧食了。寒蟬和小鳥，怎會知道這些道理呢？

小聰明比不上大智慧，壽命短的比不上壽命長的，這是怎麼知道的呢？朝生暮死的菌類，不會知道什麼是晦朔，寒蟬也不會知道什麼是春秋，這就是短壽。楚國南方有大龜，名叫冥靈，它把五百年當作春，五百年當作秋；上古有大樹，名叫大椿，它把八千年當作春，八千年當作秋，這就是長壽。彭祖以長壽聞名於世，人們與他相比，難道不是很悲哀嗎？

商湯問棘說：「在那草木不生的北方，有一處很深的海，那就是天池，其中有一種魚，它的脊背有幾千里，沒有人知道有多長，其名稱為鯤。有一種鳥名叫鵬，它的脊背像座大山，展開雙翅如同天上的雲。大鵬鳥振翅而飛，直上九萬里的高空，穿過雲氣，背負青天，這樣才向南方飛去，打算飛到南方的大海。斥鴳譏笑它說：『它打算飛

到哪裡呢？我奮力往上飛，不過幾丈高就落地了，盤旋在蓬篙叢中，也就是我最高的極限了，而它打算飛到哪裡去呢？』」這就是小與大的不同了。

世上萬物都是大道所生化的現象，道生萬物，必有其理，物有物理、事有事理、醫有醫理、人有倫理、地有地理、天有天理⋯各秉天性，各展其理。依據天律，依業受生，是鯤是鵬，是蟬是鳥，是龜是椿，各有其習性，各有其生存的方式，生命長短，皆有終了之日。在生之日，要知互相尊重，懂得感恩。

會意

萬物依道自然有道　互相尊重爭議自少

懂得愛惜感恩最好　有幸為人明道要早

03 心智聾盲（逍遙遊）

天籟之音凡人難聞　無形真理愚者難論
大道至理滿佈乾坤　智者欲明必從人倫

莊子生在戰國時期，百家齊鳴的時代，當時並未有名氣，為了取信於人，於是對其所撰寫的書籍，善於使用「重言」式的「寓言」，即是寄託古代聖賢，或當代名士，或者虛擬一些人物，藉以表達自己的理念，以加強其言論的效果。

在《莊子》一書中，肩吾與連叔，都是神話中的人物，被認為是隱士之類的人。接輿，姓陸，名通，字接輿，和孔子是同一時代的人，由於他是楚國的人，在楚昭王時當過士人，當時人稱他為楚狂接

輿。在《論語　微子篇》記載：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有一天，肩吾向連叔請教說：「我從接輿那裡所聽到的，全是大話連篇，不著邊際，一說下去就拉不回原來的話題，我很害怕聽他所說的話，就如同天上的銀河，沒有邊際，他跟一般人的說話，差異非常大，確實是太不近情理了。」

連叔問說：「他到底都說些什麼話呢？」

肩吾就轉述說：「『在遙遠的姑射山上面，住著一位神人，皮膚像冰雪一樣潤白，體態像處女一樣柔美，不吃五穀，平時吸清風飲甘露，乘雲氣駕飛龍，遨遊於四海之外。他的精神那麼專注，使得世間萬物不受病害，年年五穀豐收。』我認為這些全部是虛妄之言，一點也不可相信。」

連叔聽後說：「是啊！難道只是在身體上，有聾和瞎的問題嗎？在思想上，也有聾和瞎啊！這種話好像針對您肩吾說的啊！那位神人，他的德行，已經能與萬事萬物融合在一起。」

接著又對肩吾說：「一般的世人，總是希望天下太平，但神人已經超然物外，他怎會將忙忙碌碌管理天下，當成一回事呢？那樣的神人，沒有什麼外物能夠傷害到他。不但滔天的洪水，不能淹沒他；即使嚴重的乾旱，能使金屬熔化、土山焦裂，也不會使他覺得灼熱。他能將塵垢及粗糠等廢物，製造成如堯舜一樣有用的東西。他哪裡會把管理世間的俗物，拿來困擾自己呢！」

世人由於智與愚的不同，對於事理的了解程度，也會各有所異，而且每個人都很在意，自己理解的部分，對於不理解的部分，通常很難認同。因此，對於自己所不知道的境界，不可以說它是不存在的，而與人爭論不休，鬧成笑話。因而知道的人，要告訴不知道的人，能使不知道的人，明

白其中的道理，其實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在無形界中，尚有許多現象，不是一般人可以知道的。因而在《金剛經》中記載，佛有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各有不同的知見領域，這是凡人修至佛位，所要經歷的過程，這只有明理實修的人，才能在此過程精進。凡人因執著與妄想，必然停止其間，而難以證悟佛境。

❖會 意❖

自以為是劃地自限　見賢思齊精進勵勉

執著傲慢言行必偏　時刻反省自我束檢

04 不龜手藥（逍遙遊）

萬物起源始自大道　真理無窮明理是實
諸理相通善用即好　開啟智慧諸事有靠

《易經　乾卦　文言》載：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萬物依附大道而生，本是自然，各有其用處。聖明睿智，明徹其理，善用其物，能應其事，以至於能圓滿成事。凡人本具聖智，因受習性污染，覆蓋本有的良知良能，是以無法如聖人的明智。聖人為使眾人明理，將其所證悟之境，說與眾人知曉，是以能見賢思齊的人，就能精進學習，開發智慧，明理實用。此篇莊子藉治療凍傷的藥為喻，與惠子說明善用事物的道理。

惠子，名惠施（約西元前三七〇年至前三一〇年），是戰國時期的一位政治家、辯客和哲學家。本是宋國人，於西元前三三八年至魏國，曾任魏（梁）惠王宰相四年，主張合縱聯合齊、楚來抗秦，西元前三三二年，因與張儀不合而被逐至楚國，後來回到家鄉宋國，在宋與莊子相識結為至友。在魏（梁）惠王死後，張儀失寵，又重回魏國，經常為外交事務被派至他國。

有一天，惠子對莊子說：「魏王送給我大葫蘆的種子，我將它栽培起來後，結出來的果實，有五石容積那麼大。我用它來盛水漿，可是它不夠堅固，無法承受水的壓力。後來我把它剖開當作瓢用，但也太大了，沒有適當的地方可放置。這個葫蘆不是不大，但對我而言，卻沒有用處，所以就把它給砸爛了。」

莊子說：「先生實在不善於使用大東西啊！宋國有一位善於調治凍傷的藥，這戶人家世世代代以漂洗絲絮為業。有位遊客聽到這件

事情，願意用百金的高價，收買他的藥方。於是全家人聚集在一起商量：『我們世世代代在河中漂洗絲絮，所得不過數金，如今一下子可獲得百金，還是把藥方賣給他吧！』遊客得了藥方，前來遊說吳王，正巧越國發動戰爭，於是吳王派他去統領部隊。冬天與越軍在水上交戰，大敗越軍，吳王因而劃割土地封賞他。」

莊子繼續向惠子說：「同樣是不使手凍裂的藥方，有的人利用它得到封賞，有的人卻只能靠它在水中漂洗絲絮，這是因為使用的方法不同，所以得到的價值就不同。如今您有五石容積的大葫蘆，怎麼不考慮把它製造成腰舟（繫於腰部以浮身），讓人能漂浮於江湖之上，卻擔憂葫蘆太大，無處可放而把它砸爛呢？以此看來，先生您的心竅還是不通啊！」

《黃帝陰符經》載：「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陰陽相推，而變化順矣！聖人知自然之道不可違，因而制之。

至靜之道，律曆所不能契。」大道真理盡現天地萬物之中，在靜默之中，悄悄地展現其生化萬物的功能。唯有靜心體悟，才能證入其真諦，了解其冥冥之中成長的狀態，雖有律曆以詮釋自然的現象，但大自然卻不受律曆記錄所限制，明白其中的道理，才能善用陰陽之道，不被自己的妄見所束縛。瀟灑逍遙於物外的聖真，才能自如應用大自然之理，善用依其理所生之物。

❖會意❖

萬物生長依循大道　體得真理處處是寶
善用其機時時都好　不明天機經常煩惱

05 三籟有別（齊物論）

三籟雖別始於一籟　天地人籟自然中來
深會其理可入智海　互相融通莫要疑猜

老子在《道德經》第一章說：「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萬物皆同，有生於無，妙無生真有。有形有象、有聲有色、有香有臭、酸甜苦辣、粗細大小……等等萬物的形態及特色，都是在展現大道生化的多元化。聖者智高，了然於胸，知道萬物中皆有真理存在，處處都可啟發智慧；愚者智劣，不明其理，不知真理就在眼前，處處成為障礙而生煩惱。在此篇，莊子藉著南郭子綦和他的學生顏成子游，在對話當中，說明了天籟、

地籟、人籟，其實都是大道的作用。

南郭子綦（讀其），是楚昭王的庶弟，也是楚莊王的司馬（古時掌理軍隊的官），居住在南郭，所以稱為南郭子綦。顏成子游，姓顏成，名偃，字子游，故稱顏成子游，是南郭子綦的學生。

有一天，南郭子綦靠在几案坐著，抬頭向著天空緩緩地吐氣，這神情就如同心神脫離了軀體一樣。他的學生顏成子游，正好陪侍在旁，說：「這到底怎麼了？一個人的形體，固然可以像枯樹一樣，難道心神也可以如同死灰一樣嗎？你今天靠几而坐的情況，和往日靠几而坐的情況，迥然不同啊！」

子綦說：「偃啊！你這個問題問得很好。今天我已經忘了自己的存在，你知道嗎？這坐忘有深淺不同的層次，就如聲音有不同的層次。你聽過人吹奏的人籟之聲音，卻沒有聽過大地洞穴的地籟之聲音；你或者聽過地籟之聲音，卻沒有聽過大自然鳴叫的天賴之聲

音。」

子游說：「請老師說明它們的真實意義。」

子綦說：「大地吐出的氣，叫做風。風不吹則已，一吹整個大地上，萬物的孔竅，好像都怒吼起來。你聽過長風呼嘯的聲音嗎？在山林高大參差不齊的地方，有百圍之大的樹上孔穴，有的像鼻孔，有的像嘴，有的像耳朵，有的像舂臼，有的像深池，有的像淺塘。當長風吹襲這些孔竅，所發出來的聲音，有的像湍急的流水聲，有的像大火燃燒聲，有的像喝斥聲，有的像呼吸聲，有的像叫喊聲，有的像號哭聲。有的聲音深沉，有的聲音哀切。前面的風聲唱著，後面的風聲應著。微風相應和的聲音小，疾風相應和的聲音大。當烈風停止時，那所有的孔穴就空寂無聲了。你難道沒有看過，萬物隨風飄動的樣子嗎？」

子游說：「這麼說來，那地籟就是從萬物竅穴所發出的聲音，人

籟是從各種簫管裡發出的聲音。那請問什麼是天籟呢？」

子綦說：「風吹萬物，聲音各自不同，那些都是出自於竅穴的自身，還有誰能讓它們發出聲音呢？」

能夠徹知天籟，明白地籟，善用人籟，那就可以在宇宙間，自由逍遙，不為煩雜的俗情所干擾，那是何等的自在！

會意

天籟之音世人難聞　地籟之音凡人難論

人籟之音不明必困　三籟不明猶在混沌

06 談論是非（齊物論）

天生萬物各有其性　來自大道其理需明
知性相處容易同行　違性相爭必不安寧

世人耽心各有不同，世外異人逍遙物外，才能自在灑脫地過生活。一般人大多自私，為了顧全私人的利益，不惜藉用各種手段，無論是巧言誘騙、暗中偷盜、強取掠奪，來獲得及保有，不知因此而造下多少罪業。當強者欺壓弱者，必有一番藉口；當弱者被強者欺壓，必有一番訴求。各說各理，因而起諸爭端。若能互相禮讓與尊重，互相支持與照顧，人人心中放下私利，個個心中無執，必然創建安和樂利的太平盛世。莊子藉著堯、舜的談話，以及其老師、師祖的對話，表現其心願無餘。

齧（讀聶）缺、王倪，兩位都是堯帝時的賢人。堯的老師叫做許

由，許由的老師叫做齧缺，齧缺的老師叫做王倪。宗、膾、胥敖是堯舜時代的三個小國家。

在古時候，有一天，堯帝問舜說：「我想要討伐宗、膾、胥敖這三個國家，但每當要上朝時，總覺得很不舒服，這是什麼原因呢？」舜回答說：「那三個小國家的君王，就如同生存在蓬蒿艾草的郊野中，你何必把它們放在心上呢？從前有十個太陽，一同升到天上，雖然能照耀著萬物，但你的德行，又遠比太陽更偉大呢！」

齧缺問王倪說：「先生知道萬物相同的地方嗎？」

王倪回答說：「我怎麼知道呢？」

齧缺又問說：「先生知道自己所不知道的東西嗎？」

王倪回答說：「我怎麼知道呢？」

齧缺又問說：「那萬物都是無知的嗎？」

王倪回答說：「我怎麼知道呢？不過，我還是可以試著回答你的

問題。你怎麼知道，我說知道，實際是不知道呢？你又怎麼知道，我說不知道，其實是知道呢？我問你，人們睡在潮濕的地方，時間久了就會腰痛，甚至半身不遂，泥鰍也會如此嗎？人們住在高樹上，就會驚恐不安，猿猴也會如此嗎？人、泥鰍、猿猴三者，誰才真正知道居住的好環境呢？人吃牲畜，麋鹿吃草，蜈蚣喜歡吃小蛇，貓頭鷹和烏鴉喜歡吃老鼠。人、麋鹿、蜈蚣、貓頭鷹、烏鴉，誰才是真正知道美味呢？猿猴與猵狙（讀邊居）相配，麋與鹿交合，泥鰍與魚交尾。王昭君與麗姬，是人人欣賞的大美人，可是魚見了卻沉到水底，鳥見了卻高飛天空，麋鹿見了卻飛快奔離。人、魚、鳥、麋鹿，誰才知道真正的美色呢？依我的看法，仁義的端倪，是非的途徑，都容易讓人紛雜錯亂，我如何知曉它們的分別呢？」

齧缺說：「先生不能夠知道利害，難道物我兩忘的人，也不知道利害嗎？」

王倪回答說：「物我兩忘的人神妙極了，山林焚燒，不能使他感到熾熱；黃河、漢水結冰，不能使他感到寒冷；迅雷劈山破巖，狂風翻江倒海，不能令他震驚。這樣物我兩忘的人，駕馭雲霧，騎乘日月，遨遊於四海之外，死生對他而言，都不是問題，何況利害這樣的小事呢！」

❖會意❖

天地萬物各有其道　皆是大道自然所造

習性不同各有所好　互助互融衝突必少

07 庖丁解牛（養生主）

庖丁解牛喻明物性　知物善用心安性定
背離物性時生駭驚　得其竅妙無礙通行

老子在《道德經》第二十七章說：「善行無轍跡，善言無瑕讁，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可見善行者行於無行，善言者言於無言，善用刀者，使用刀之後，卻不見用刀的痕跡，猶如莊子談到庖丁解牛的故事，讓人體會到善於處理事情的人，總能以其高超的智慧，達到圓滿的結果，卻不讓人覺得有特別之處。

文惠君，即是魏惠王（西元前四〇〇年至前三一九年），諡稱為魏惠成王，東周的魏侯，是戰國時期魏國的第三代君王，為魏武侯之

子，名罃（讀營），後因遷都至大梁（今河南開封市東南），所以在《孟子》書中稱為梁惠王，在位五十年（西元前三六九年至前三一九年）。《桑林》是商湯王時的樂曲名，用這個曲配樂的舞蹈，稱為「桑林之舞」。《經首》是唐堯時，咸池樂曲中的一章。

在文惠君時，有一位廚師為文惠君宰牛，他的手所接觸到的地方，肩膀所依靠的地方，腳所踏的地方，膝蓋所頂的地方，都發出皮骨相離的聲音。當刀子刺進牛時，發出霍霍的響聲。這些聲音沒有不合乎音節的，可以和《桑林》的舞樂相合拍，可以和《經首》的節奏同步調。

文惠君說：「啊！真奇妙呀！你的技術怎麼能夠如此的高超呢？」

庖丁放下屠刀回答說：「微臣所感興趣的是，摸索事物的規律，比喜歡技巧更勝一籌。當我開始學習肢解牛體的時候，所看到的是

一整頭牛。三年之後，我所看到的，不再是一頭完整的牛了。到了如今，我是用心神去洞察，而不是用眼睛去看，當感官的知覺停下來了，但心神還在不停的運作。依照牛體自然的生理結構，劈開筋肉之間的縫隙，把刀尋向骨節間的空隙，順著牛體本來的構造去解剖。從不硬碰經脈相連、骨肉緊密相接的地方，何況是那大的骨頭呢？」

接著又說：「好的廚師，一年換一把刀，因為他們是用刀割肉；普通的廚師，每個月都要換一把刀，因為他們是用刀砍骨頭。我所用的這把刀，已經用十九年了，宰殺過上千頭牛，然而刀刃仍然是鋒利，有如剛從磨刀石磨過一樣。牛的骨節間總有空隙，而刀刃很薄，幾乎沒什麼厚度。用薄薄的刀刃，切入有空隙的骨節，刀刃的運轉和迴旋，尚是寬綽有餘。所以我的刀刃用了十九年，還像剛磨過的刀一樣鋒利。雖然是這樣，每當遇到筋腱、骨節交錯的地方，我知道不容易下刀，都會格外謹慎，目光很專注，動作很緩慢。我動刀十分輕

微，牛體就如此輕鬆，霍霍地分解開來，像泥土滑落一樣散落在地上。解完牛體之後，我提刀站在那兒，環視周圍，顯得志得意滿，然後再將刀子擦拭乾淨收藏起來。」

文惠君說：「真是妙極了！聽了廚師這番話，我已經明白養生的道理了。」

由此可見，善於行事的人，能夠順自然而行，卻不會特別誇耀，因而不會留下任何的痕跡；善於說話的人，必定謹慎，不會有任何的瑕疵與錯誤。

❖會 意❖

精誠所致金石為開　熟能生巧技術精彩

學習圓滿遠離災害　重視享受禍殃必來

08 螳臂擋車（人間世）

螳臂擋車自不量力　自以爲是正道背離
盡力無功自生悶氣　能除妄念自明其理

顏闔，戰國時魯國人，是一位隱士，潛心修道不當官，當時魯君派遣使者以重金禮聘，委任他出仕，他卻藉機離去。蒯聵（？至西元前四七八年），春秋時衛國的國君，是為衛莊公，衛靈公的太子，欲殺衛靈公夫人南子，不果，出奔晉，後在戎州被己氏所殺。蘧伯玉，春秋時衛國人，姓蘧，名瑗，字伯玉，衛靈公時的大夫，外寬而內直，直己而不直人，五十歲時知四十九歲之非，勤於改過，吳季札過衛讚許為君子。孔子也稱讚其德行，在周遊列國時，曾經住過他家。

當顏闔受邀為衛國太子蒯聵的師傅時，他向衛國賢大夫蘧伯玉請教說：「現在有這樣一個人，他天生就凶殘嗜殺，如果放棄原則，遷就他做壞事，勢必危害國家；如果堅持原則，勸他做好事，又會危害自身。他的智慧足以知道別人的過失，卻無法知道，為何會做出這些過失。像這樣的情況，我該怎麼辦呢？」

蘧伯玉說：「你這個問題問得好。要能警惕，要能謹慎，首先要先端正你自己。表面上不如順從依就，以表示親近；內心中不如順其稟性，以暗暗疏導。即使這樣，這兩種方法仍有隱患。親近他，不要關係過於親密；疏導他，不要心意太過顯露。如果外表親近到關係過於親密，會招致顛撲毀滅，或崩潰失敗。內心的順性疏導，如果太過於顯露，將被認為是為了名聲，也會招致禍害。如果他像小孩一樣天真，你也姑且和他一起天真；如果他與你不分界限，那你也跟他不分界限；如果他跟你無拘無束，那麼你姑且也跟他無拘無束。如此慢慢

將他的思想引入正軌，便可進一步到達沒有過錯的地步。」

接著又說：「你知道螳螂嗎？當它奮起臂膀，去阻擋滾動的車輪，它渾然不知，以自己的力量是無法勝任的，還自以為才高氣盛、有足夠的力量。警惕啊！謹慎啊！經常誇耀自己的才智，而去觸犯他人，那就危險了。」

接著分析說：「你不知道那些養虎的人嗎？他從來不敢以活物，去餵養老虎，因為他擔心撲殺活物，會激起老虎凶殘的怒氣；他也從不敢用整體的動物，去餵養老虎，因為他擔心撕裂動物，會誘發老虎凶殘的怒氣。知道老虎飢飽的時間，通曉老虎凶殘暴戾的特性。老虎與人不同類，卻向飼養人搖尾乞憐，原因就是養老虎的人，能順應老虎的性情；然而那些遭到老虎虐殺的人，是因為觸犯了老虎的性情。」

接著又對顏闔說：「有一個愛馬的人，他用精細的竹筐來裝馬

糞，用珍貴的蛤殼在接馬尿。剛好看到有一隻牛虻，正在叮咬馬身，愛馬的人出自愛馬，突然出手來拍打，沒想到馬在受到驚嚇時，咬斷勒口，掙斷轡頭，弄壞胸飾。他的本意是愛馬，結果是適得其反，能不謹慎嗎？」

知人善任，知物善用，知事善使，這是處理人事物的方法，絕對不可在不明其性，不知其環境的情況下，去做出違反常情的事情，說出違背常理的話，那會給自己帶來無窮的禍害。

❖會意❖

愚好自用賤好自專　反古之道必遭禍亂

掌握契機必有勝算　違反常理必難過關

09 不材之木（人間世）

天生萬物必有所用　不明其理必遇困窮
善用其物取法中庸　不知善用必然險凶

老子在《道德經》第三十九章說：「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為本耶？非乎？故致數輿無輿。不欲琭琭如玉，落落如石。」這是告訴我們，居高貴之位的侯王，應以謙卑自居，而以「孤、寡、不穀」等謙辭來自稱，這不就是高貴以賤下為根本的道理嗎？難道不是嗎？就算我們擁有名利富貴，但我們也要保持像窮人一般，不必把自己表現如華麗的寶玉，應該要保守低調，把自己當作平凡的石頭一般，那就是了。

在《淮南子　人間訓》文中記載一則「塞翁失馬，焉知非福」的故

事，古時在邊疆地帶，有一位塞翁走失了一匹馬，不久卻帶回另一匹馬，他的兒子騎馬摔斷了腿，因而無法當兵參加戰事，最後免於在與胡人的戰役中死亡。莊子在這篇中，也說明大樹不被砍伐，是因沒有用處；被砍伐之樹木，是因有用途。被用來當犧牲的祭品，因品種優良。如果世人想要長生，就必須超然物外，不為世俗所重視。

有一天，南伯子綦到宋國的國都商邱（今河南省商邱縣東南）去旅遊，看到一棵長得非常奇特的大樹，有上千輛的四馬大車，在大樹的樹蔭下休息。子綦說：「這是一棵什麼樹啊！其材質一定非常特異。」

當他抬頭一看，大樹的樹枝長得彎彎扭扭的，並不能拿來當棟樑的材料；再低頭看大樹的主幹，從樹心到表皮，有多處旋著裂口，並不可以用來做棺槨；用舌頭舔其樹汁，口舌即受潰爛的傷害；用鼻子聞其氣味，就如同喝了很多酒，三天三夜還醒不過來。

子綦說：「這棵樹木真是一點用處也沒有，所以才能長得這麼高大。唉！這超脫物外的神人，就如同這棵不成材的樹木啊！」

宋國有個地方，名叫荊氏，很適合楸樹、柏樹、桑樹的成長，當生長到一兩把粗的時候，要做繫猴子木樁的人，便把樹木砍去；當生長到三四圍粗的時候，要做高大屋樑的地位顯赫人家，便把樹木砍去；當生長到七八圍粗的時候，要做整幅棺木的富貴人家，便把樹木砍去。所以這些樹木都不能終享天年，卻半途夭折在刀斧之下，這就是有用之材的禍患。

古人在祈神消災的祭典上，所獻祭的犧牲祭品，總不把白色額頭的牛、高鼻折額的豬，以及患有痔漏疾病的人，投入河中去祭奠。這些情況，巫師都非常了解，認為他們都是不吉祥的；不過這種情況，正是神人認為是世上最為吉祥的。

老子在《道德經》第五十六章說：「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

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故不可得而親，亦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亦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亦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由此可知，親疏、利害、貴賤，皆是用物的方法，只要能契合物性，必獲其利。天生萬物，皆有所用，大材大用，小材小用，無材不用，如何使用？只要知道善用，必然有好的效果；不能善用，再好的東西，不見得會有正面的效果。

會意

善人是師不善為資　天生萬物各有特質

知性善用萬無一失　圓滿其事即是有智

10 以德相交（德充符）

才智完備德不外露　功在能潤不論美醜
實至名歸並非靠口　廣德不足建德若偷

行事能超然物外，自不受俗物俗情所束縛，當可灑脫自在。此篇乃莊子假藉魯哀公與孔子、閔子騫之間的對話，來詮釋自己的觀念。

魯國的第二十六代君王魯哀公，問孔子說：「衛國有一個面貌很醜陋的人，名叫哀駘（讀台）它。男人和他在一起，會想念他而不想離去。女人看到他，便請求父母說：『與其當別人的妻子，寧可當哀駘它的妾室。』這樣的女子已經有十多人了，而且還在增加。從來沒有聽說哀駘它倡導什麼，只是一味附和別人。他沒有權勢可拯救人於死地，也沒有足夠的財富讓別人填飽肚子。他的才智平庸，但接觸

過他的人，無論男女都願意親近他。這樣的人，一定有過人之處。我把他召來，果然醜陋無比。但我和他相處不到一個月，就非常欣賞他的為人；不到一年，就對他非常信任。正好國家需要用人，我就任命他管理國事。他的神情卻是淡然，有推辭的意思，我感到很沒面子，但最後還是任命他。過沒多久，他就離開我。我的內心悵然若失，如同整個國家找不到一個人，與我共同分享快樂，這到底是怎樣的人呢？」

孔子說：「我曾經出使到楚國，恰巧遇到一群小豬，伏在剛死去母豬身上吮吸乳汁。過一會兒，小豬突然驚惶逃離母豬，因小豬發現母豬，和原來不一樣了，和它們不是同一類了。小豬愛母豬，並非是母豬的形體，而是支配母豬的神魂。戰死沙場的人，不用飾品陪葬；被砍去腳的人，沒有理由再去愛惜鞋子，這都是因為失去了根本。做天子的御女，不剪指甲，不穿耳眼；娶妻的男人，只能在宮外服役，

不能再到宮內當差。形體完整的人，都能做到如此的地步，何況是德性完美而高尚的人呢？如今哀駘它不說話，便能得到信任，沒有功績也能讓人親近，把國事交給他，還唯恐他不接受，這一定是才智完備而德不外露的人。」

魯哀公問說：「什麼是才智完備呢？」

孔子說：「生存與死亡，貧窮與富貴，賢能與不肖，詆毀與讚譽，飢渴、寒暑，這些都是事物的變化，與自然規律的運行。有如日夜的更替，但世人卻無法看出其原因。所以無論什麼，都不能攪亂本性的諧和，也不能侵擾人們的內心。能使內心保持平和安適、通暢，而不失愉悅；使心境日夜不斷與萬物融會，順應四時的情境，能做到這些，才是才智完備。」

魯哀公又問說：「什麼是德不外露呢？」

孔子回答說：「平靜是水停止時的最好狀態，它可以成為取用效

法的準則，可使我們內心充滿蘊含，而外表卻無所動。所謂德，就是事情得以成功，萬物得以順和的最高修養。德不外露，萬物自然不會離開他了。」

有一天，魯哀公對閔子騫說：「從前我治理國家，掌握百姓的紀綱，擔憂全民的死活，便自以為治國之道。如今我聽到德行修養極高的孔子，這一番話之後，才知道自己還沒有實際的修養，輕率地作賤自己而導致國家危亡。我與孔子不是君臣關係，而是以德相交的朋友。」

❖會意❖

才智完備德不外露　善用萬物不計美醜

聖智徹理萬物芻狗　用得恰當其機明透

11 臨尸而歌（大宗師）

透徹紅塵臨尸而歌　自性流露自是有德
強顏歡笑心中難捨　若不證悟怎渡煩河

聖人教化世人，常以入世法來教化，因而會有諸多的考量。真人超乎常情，不受人間禮儀的拘束，常讓人感到奇怪意外，如果能在其領域多加揣摩，自可體會其意境，此篇是莊子藉著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的行為，由孔子與子貢的談論中，顯現他對生死的看法。

有一次，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個人在一起聊天，他們談到：「誰能夠與人交往而恬淡相處，互相幫助而不放在心上呢？誰能登上青天，遨遊於雲霧中，循環在無極的境界，忘記生死而永遠沒有窮盡呢？」三人互相望而微笑，心心相印而結成好友。

不久，子桑戶死了，還沒有下葬。孔子聽到這個消息後，派學生子貢前去幫助料理喪事。孟子反和子琴張一個編席，一個彈琴，相互應和唱歌：「哎呀！子桑戶啊！哎呀！子桑戶啊！您已經歸返本真，而我們還活著呀！」

子貢聽了，快步走上前去，說：「請問對著屍體，大聲歌唱，這樣合乎禮儀嗎？」

孟子反和子琴張相視而笑，說：「您哪裡懂得禮的真實含意呢！」

子貢回去後，把所看所聞的情形，全都告訴孔子，並問說：「他們都是些什麼樣的人呢？不用禮儀來修養品德，把形骸置之度外，對著死屍唱歌，臉色不變，真是沒法說他們。他們究竟是什麼樣的人呢？」

孔子說：「他們都是些擺脫禮儀束縛，而遨遊於世外的人，而我

卻是生活在世俗環境中的人。一外一內，彼此不相干，可是我卻派你去弔唁，是我太淺陋了。他們跟造物者結伴，逍遙在天地太和元氣中，把人的生存看成如贅瘤一樣多餘，把死亡看成是毒瘤潰爛。像這樣的人，怎會在乎生死的優劣呢？生命對他們而言，只是他們假藉所寄附的肉體，但最後的歸屬是一樣的。忘掉體內的肝膽，以及體外的耳目；無窮盡地在終始循環，卻不知道其頭緒；茫茫然徬徨於人世之外，自在地生活在無為之中。他們又怎會煩亂地去遵循世俗的禮儀，而炫耀於眾人之前呢！」

子貢問說：「那麼老師所遵循的是什麼呢？」

孔子說：「我是上天所懲罰的罪人，雖然是如此，我仍然要和你們一起，去追求那至高無上的道。」

子貢問說：「請問追求道的方法？」

孔子回答說：「魚在水中可悠遊自得，人在道中可自由自在。魚

在掘地成池的水中，給養就充裕；人在大道中，就能淡然而舒適。所以說，魚相忘於江湖的水中，人相忘於大道之中。」

子貢又問：「冒昧地請問畸人的問題？」

孔子回答說：「所謂的畸人，就是異於眾人，而又等同於自然的人。所以說，自然的小人，就是人間的君子；人間的君子，就是自然的小人。」

❖ 會意 ❖

生死自然莫要驚慌　人生可貴瀟灑舒爽
莫要行惡致使瘋狂　解脫自在大道相忘

12 顏回坐忘（大宗師）

清淨無染拋卻萬物　坐忘之人不會諸苦
渾然一體一切空無　自由自在瀟灑自如

老子在《道德經》第三十八章說：「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可見執著道德者，是不明白道德的人。所以接著又說：「上德無為，而無以為；下德為之，而有以為。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

當世人該為不為，不該為而為的時候，必然使得世態產生變化，道德敗壞才說仁義，仁義敗壞才說禮儀，世風節節敗退，以至於禮儀這最後一道防線失守，此時天下必定大亂。

所以老子在此章又接著說：「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

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因而在此章，最後老子告訴我們說：「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莊子在此篇，他虛構顏回與孔子的對話，來闡述自己對於坐忘的看法，提醒我們，修道要守真，真在物我兩忘的大道淨空之中，並非在炫耀修道的成果，以為傲人之用，那就大異其趣了。

有一天，顏回很高興地向孔子說：「老師！我進步了。」

孔子問說：「你所說的進步，指的是什麼呢？」

顏回說：「我已經忘記仁義了。」

孔子說：「這樣很好啊！但還是不夠。」

過了幾天，顏回再次拜見孔子，說：「老師！我又進步了。」

孔子問說：「你這次所說的進步，指的是什麼呢？」

顏回回答說：「我把禮樂都忘記了。」

孔子說：「這樣很好啊！但還是不夠。」

過了幾天，顏回又再次去拜見孔子，說：「老師！我又進步了。」

孔子問說：「你這次的進步，又是指些什麼呢？」

顏回回答說：「我已經能夠坐忘了。」

孔子驚奇地問說：「什麼是坐忘呢？」

顏回回答說：「將強健的身體形骸毀廢，退除靈敏的聽覺和清晰的視力，脫離了身軀並拋棄了智慧，進而與大道渾同相融為一體，這就是靜坐心空、物我兩忘的坐忘。」

孔子說：「與萬物同一，就沒有特別的偏好，順應變化，就不執滯於常理。你果真成為賢人啊！我雖身為你的老師，也希望能跟著學習，而步你的後塵。」

老子在《道德經》第四十九章說：「聖人無常心，以百姓之心為

心。」可見真正修道的人，不可固執於色身的假我，與習性的自我，要能開啟本性的真我而融入道源的無我，才是進入大道真境之中。

❖會意❖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　放下自我灑脫無困
超然物外真我必存　進入無我混合氤氳

13 治馬埴木（馬蹄）

聰明才智自以爲是　違反真性必然有失

雖暫得名必招其苦　道法自然才是正途

俗語說：「強摘的果實不甜，強得的愛情不美。」體現自然就是美的本質，所以老子在《道德經》第五十一章說：「道生之，德蓄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蓄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道法自然，依道而行，必有玄德，呈現自然的優美，沒有人為的造作，一切必然順暢而無阻。

然而世人常以自己的想法，來改變周圍的情況，以表現自己的聰明才智，卻不知常被自己的聰明所誤導，必然要承受自作自受的後果。所以

老子在《道德經》第五十七章說：「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世人因自作聰明，以為經過自己的造作，可以給自己帶來莫大的利益，此舉或可獲得近利，但就長遠來看，大多給自己甚至他人，或整個人類帶來更大的禍害。貪一時的便宜，卻帶來永遠的災殃，真是得不償失。莊子在此篇，就藉著伯樂馴馬、匠人製器，來說明此一道理。同時也闡揚老子在《道德經》第六十五章所說：「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的道理。

伯樂（約西元前六八〇年至前六一〇年），原名孫陽，春秋中期郜國（今山東省菏澤市成武縣）人，善於相馬，為秦穆公的大臣。在秦國富國強兵中，作為相馬立下汗馬功勞，得到秦穆公信賴，被封為「伯樂將軍」。伯樂後來將畢生經驗總結，寫成我國歷史上第一部相馬學著作——《伯樂相馬經》。

在《莊子外篇　馬蹄》記載：馬是以馬蹄來踐踏霜雪，用皮毛來抵禦風寒；餓了吃草，渴了飲水；興起時揚蹄歡跳，這就是馬的真性情。即使是舉行禮儀的高臺正殿，對馬來說，也沒有什麼用處。

等到世上出了一位伯樂，說：「我善於管理馬。」於是用燒紅的鐵器，烙炙馬尾，用剪刀修剪馬鬃，鑿削馬蹄甲，烙製馬印記，用絡頭和絆繩來拴連它們，用馬槽和馬床來編排它們，這樣一來，馬就死掉十分之二三了。然後再讓馬受飢渴的折磨，奔跑的訓練，讓它們步伐整齊，讓它們的行動一致。前有馬口橫木和馬絡裝飾的限制，後有皮鞭和皮條的威逼。這樣一來，馬又死過半數了。

製陶的工匠說：「我最善於把黏土製成陶器，我所製成的器皿，圓的合乎圓規，方的合乎角尺。」

木匠說：「我最善於把木材製成器具，我用木材所製成的器具，能使彎曲的合乎　弧的要求，筆直的跟墨線吻合。」

黏土和木材的本性，難道就是希望去迎合圓規、角尺、弧、墨線嗎？然而人們還世世代代稱讚他們說：「伯樂善於管理馬。」而且還稱讚：「陶匠、木匠善於整治黏土和木材。」這就是治理天下人的過錯啊！

❖❖ 自然是美違者有罪　目前雖利禍害必隨

不明其理自擂自吹　順道明理自然可貴

14 絕聖棄知（在宥）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　少私寡慾可離業累
心性無污自然是美　能止謠言自離是非

老子在《道德經》第十九章說：「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聖智、仁義、巧利這三者，都是表面的文飾，不足以用來治理天下。莊子在此篇，假藉崔瞿請教老子的故事，闡述內心保持純樸的重要，社會要安和，必須人人降低慾望，減少私心才能夠。

有一天，崔瞿前往請教老子說：「不治理天下，怎麼能使人心向善呢？」

老子回答說：「你應該要謹慎，不要隨意去擾亂人心。當人心受

到壓抑，便會意志消沉；當人心得到鼓勵，便會趾高氣揚。這上下兩種不同的情況，都會使人心受到拘禁和傷害，唯有柔弱順應，才能夠軟化剛強。端方而棱角外露，容易使人受到挫折和傷害。情緒激烈時，有如熊熊大火一樣；情緒低落時，有如凜凜寒冰一樣。內心的變化，格外的迅速，轉眼的瞬間，已經再次遨遊於四海之外。當靜寂的時候，幽深寧寂；當活躍的時候，騰躍天際。這種驕矜不禁，難以拘繫的情況，恐怕就只有人的內心活動吧！」

接著又說：「當年黃帝開始用仁義來擾亂人心，堯帝和舜帝於是疲於奔命，累得腿上的肥肉都消瘦了，小腿上的汗毛都磨光了，以此來養育天下眾多的形體，焦心積慮，就是為了推行仁義，並且耗費心血，來制定法度。然而他們還是不能治理好天下。於是堯將讙兜，放逐到南方的崇山，將三苗放逐到西北的三峗，將共工放逐到北方的幽都，這就是不能治理天下的明證。再來延續到夏、商、周三代，天下

的百姓，受到更多的驚擾。下有夏桀、盜跖之流，上有曾參、史之流，而且儒家和墨家的爭辯，又全面展開。這樣一來，使得歡樂和憤怒的人相互猜疑，愚者和智者之間互相欺騙，行善者和造惡者互相責難，荒誕的人和信實的人互相譏諷，因而使天下逐漸衰敗了。」

老子繼續再說：「人們的基本觀念和生活態度，得不到統一，本性自然就散亂了。天下百姓都追求智巧，百姓的紛爭就會層出不窮。於是使用斧鋸之類的刑具，來制裁百姓；使用繩墨之類的法度，來規範百姓；使用錐鑿之類的肉刑，來懲處百姓。天下的人相互欺凌踐踏，因而造成大亂，這個罪魁禍首，就是人心受到擾亂。因此賢能的人，就隱居在高山深谷之下；而那些帝王諸侯，就憂心如焚戰慄在朝廷之上。」

接著又說：「當今之世，遭受殺害的屍體，一個壓著一個；帶著腳鐐手銬坐牢的人，一個挨著一個，受到刑具傷害的人，到處可見，

而儒家與墨家，卻在枷鎖與羈絆中，揮手舞臂地奮力爭辯。唉！真是太過分了，他們不知慚愧，竟然不知羞恥到如此的地步。我不知那所謂的聖智，不就是開關腳鐐手銬的木契；也不知道那所謂的仁義，不就是枷鎖上孔穴和木栓；又怎知道，那曾參和史　的行為，不是夏桀和盜跖的先導呢！所以說『絕聖棄智』，天下就會得到治理而太平無事。」

會意

道本自然絕學無憂　本性具足何須外求
有為造作禍患不休　若不解脫佛性怎救

15 修道永生（在宥）

慾望擾心諸事難成　無知之輩自顯其能
學道日損德澤日增　修道修心可以永生

老子在《道德經》第四十四章說：「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要想長生，必先明白大道的本末，名與身、身與貨、得與亡，其間的利弊要先弄清楚，自然就不會捨本逐末，大費周章，走了許多冤枉路，還拿石頭砸自己的腳，何苦來哉？是以莊子在此篇，假藉黃帝請教廣成子，來表達自己的見地。

黃帝做了十九年的天子，其政令通行天下，聽說廣成子住在崆峒山上，特地前往拜訪他。黃帝說：「我聽說先生已經通達了大道，冒

昧地請教，大道的精髓是什麼？我一心想獲得天地的靈氣，用來幫助五穀生長，以養育百姓。我又希望能夠主宰陰陽，從而使萬物能得到生長和成熟，我要怎麼做，才能得到這些呢？」

廣成子回答說：「您所想問的，是萬事萬物的根本；你所想主宰的，是萬事萬物的殘渣。自從你治理天下，天上的雲氣不等到聚集，就開始下雨了；地上的草木不等到枯黃，就飄落凋零了。太陽和月亮的光亮，也漸漸地晦暗下來；然而讒諂的小人，心地是那麼偏狹和惡劣，又怎能談論大道呢？」

黃帝聽了之後，回去放下治理天下的事，建起一處清心滌慮的靜室，睡在潔白的茅草上，獨自靜思了三個月，再次前往求教。廣成子頭朝南躺著，黃帝順著下方匍匐跪行，叩頭至地行個大禮，問說：「聽說先生已經通達至道，冒昧請教，要如何修養自身，才能活得長久呢？」

廣成子突然坐起來說：「問得很好！來，我告訴你至道。至道的精髓，深遠而又昏暗；至道的極限，晦暗而又沉寂。看不到也聽不到，但只要你持守精神保持寧靜，形體就會自然順應至道。一定要保持寧寂和清靜，不要使身體疲累勞苦，不要使精神受到擾亂，這樣就可以長生。眼睛什麼也沒看到，耳朵什麼也沒聽到，內心什麼也不知道，這樣精神就能持守身體，身體就可長生。要小心謹慎地摒除一切思慮，封閉對外的一切感官，智巧過盛將招致敗亡。我要讓你達到最光明的境地，直到真陽的本源；我要讓你進入幽深渺遠的大門，直達真陰的本源。天和地各有主宰，陰和陽各有藏府。只要謹慎守護你的身形，萬物也會自然成長。我持守著純一的至道，而且又保持內在陰陽的和諧，所以我修身至今，已一千二百歲，但我的身體不曾衰老。」黃帝再次行大禮叩頭至地說：「先生可說與大自然混而為一了。」

廣成子又說：「來！我告訴你。大道是沒有窮盡的，然而人們卻認為有窮盡；大道是無法測知的，然而人們卻認為有極限。掌握我所說的至道，在上可以成為皇帝，在下可以成為王侯；不能掌握我所說的至道，在上只能看到日月之光，死了便化為泥土。如今萬物昌盛，都生長在泥土中，終究回到泥土中。所以我將離你而去，進入那沒有窮盡的大門，從而逍遙於無極限的至道。我將與日月同光，與天地同壽。迎向我而來，我無所察覺；背著我而去，我不會在意。人們都會死去，而我會永遠的存在！」

❖會意❖

道沖不盈萬物淵宗　莫要執著本來淨空

天地萬物本源相同　宇宙一體福禍與共

16 封人請祝（天地）

五福臨門世人所望　積德載福互助興旺
修道淨心除隘寬廣　一切爲公自然舒爽

濟公活佛說：「修道修心。」佛家說：「萬法由心生，萬法由心滅。」可見這顆心是一切的主宰，窮通禍福，成仙作佛，為鬼為魔，皆是此心所為。所以修持正道的人，都以修心為要事，使能在與人、事、物相接觸當中，能夠學習圓滿，和樂相處在一起，自然在世可獲幸福，出世可入天堂。

老子在《道德經》第二十三章，告訴我們修心如何達於圓滿的方法，他說：「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得

之。」能與大家打成一片，禍福與共，自然就能體會圓滿之境。莊子在此篇，假託堯帝與守疆人的對話，來表達其心中的想法。

堯是古代帝王，帝嚳（讀庫）的次子，初封於陶，又封於唐，故有天下之號為陶唐氏，其號稱堯，史上稱為唐堯，又稱為放勳，在位百年，有德政，後將帝位禪讓於舜。

有一次，堯到華地去巡視，華地守封疆的人說：「啊！聖人來了，請讓我們為聖人祝福吧！願聖人能夠長壽。」

堯說：「沒有必要。」

守疆人又說：「願聖人能夠富有。」

堯說：「沒有必要。」

守疆人再說：「願聖人能夠多生兒子。」

堯說：「沒有必要。」

守疆的人說：「長壽、富有、多生兒子，是人們希望得到的，唯

獨您不願意得到，這是為什麼呢？」

堯說：「多生兒子會使人有更多的憂懼，富有會使人多煩惱，長壽會使人多受屈辱。這三件事對於培養德行，並沒有幫助，所以沒有必要。」

守疆的人說：「本來我以為您是一位聖人，現在知道，您只是位君子。上天降下萬民，必定授給他職事，多生兒子而授給他們職事，如此還有什麼憂懼的呢？富有而能使大家分享，怎會有煩惱呢？作為聖人，卻像鵪鶉一樣，居無定所；像待哺的雛鳥一樣，無心覓食；像鳥兒在空中飛翔，不留下一點蹤跡。天下有道，就同萬物一同昌盛；天下無道，就遁世隱居修養德行。活上千歲，對世俗生活厭倦了，就升仙而去，乘上白雲，到天帝的居處。三種禍患不來，身體長久無災殃，那樣還有什麼屈辱呢？」

守封疆的人離去，堯跟在後面，說：「希望您有所指教。」

守封疆的人說：「您還是回去吧！」

《中庸》載：「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明道君子是能適應每一種環境，而且還能夠心安理得的。

❖ 會意 ❖

天上人間自由自在　真士修道證悟如來

莫著塵境墮入苦海　純樸自然自可免災

17 聖治神德（天地）

聖人之治百姓會合　德人容貌自然即可
神人事跡混同無隔　大道深處享涅槃樂

老子在《道德經》第五十五章說：「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不嗄，和之至也。」告訴我們修道積厚德，有如赤子一樣，自然不受傷害，精力充沛，無比和氣。修士如果能誠守天地之和氣，就可以做到老子說的：「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如果不知此理，勉強造作，就會如老子所說：「心使氣曰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違反自然法則，必然遭受災害。

所以老子在《道德經》第五十八章，告訴我們聖人的風範，他說：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做到方正而不起分別，銳利而不傷害，直率而不放肆，光明而不炫耀。莊子在此篇，假藉自然以託名，將其人格化以對談，勾勒出他想表達的理念。

有一位名叫諄芒，向東方走到大海去，在東海的海濱，遇到了一位名叫苑風。

苑風問說：「您打算要去哪裡呢？」

諄芒答說：「我打算要去大海。」

苑風又問說：「您要去做什麼呢？」

諄芒答說：「因為大海這種東西，江河注入它，不會滿溢；不停地舀取它，不會枯竭，所以我要到大海去遊樂。」

苑風說：「那麼，先生不想去關心庶民百姓嗎？希望能聽聽聖人之治。」

諄芒說：「有關聖人之治嗎？設置官吏施行政令，要處處合宜得體；舉賢任才，不要遺忘任何一位能人；讓每個人都能看清事情的真相，並去做自己該做的事情；人人的言行舉止，都能自覺自動自發；揮揮手示示意，四方的百姓，沒有不主動前來會合，這就叫聖人之治。」

苑風說：「希望能聽聽有關德人之事跡？」

諄芒說：「所謂的德人，居處時沒有思索，行動時沒有謀慮，心中不存是非美醜。在四海之內的人人，都能共得其利益，就是喜悅；人人能夠共享財貨，便是安定。悲傷時的樣子，就如同嬰兒失去了母親；悵然若失的樣子，又好像走路時迷失了方向。財貨使用有餘，卻不知道來自哪裡；飲食取用充足，卻不知道從哪裡出來。這就是德人的容貌。」

苑風說：「希望能再聽聽有關神人的事跡？」

諄芒說：「至高無上的神人，能夠駕著神光，跟著事物的形跡一起消失無蹤，這叫做普照萬物。能夠窮盡天命變化的真情，可與天地同樂，因而能與萬事自然消亡，萬物也就能自然回復真情，這叫做混同玄合，沒有差異了。」

大自然是我們最好的老師，生存於其中的萬事萬物萬象，都有其特別的意義，只要能夠靜下心來，可以觀察其真相，這些事情都足以提供我們資訊，讓我們在人生的經歷中，更能增長智慧，圓滿完成任務。

❖會意❖

萬法皆是真理展現　世人所遇因果現前

欲入聖境精進自勉　雖遇困頓明理實踐

18 得心應手（天道）

爐火純青得心應手　真是明理自有把握
善用是好自無美醜　名能符實何必爭鬥

古代的歷史，是真有其事，經過史家的記載，成為史料，以供後人參考與研究。但就事實而言，語言、文字實難表達實境於萬一，不是過之就是不及，因而想要以語言、文字來探究實相，實有其困難之處。平常的小事，就很難以其文明其理，何況是真理大道，這種深廣奧妙，更是難以形容，不能言喻。

老子在《道德經》第二十五章說：「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清靜經》載：「大道無形，生育天地；大道無情，運行日月；大

道無名，長養萬物。吾不知其名，強名曰道。」世人盡千萬億劫以言大道，也不能說盡大道的真相，何況三言兩語，如何以形相之語言、文字明道，當要依文會意，以相究理，才能不被語言、文字的表象所障礙。莊子在此篇，假託齊桓公和輪扁的對話，以顯真理不在文字事相上，而是在文字、事相的深處，必須靜心體悟，始能有得。

有一天，齊桓公在堂上讀書，有一個製造車輪的輪扁，在堂下砍削車輪，他放下錐子和鑿子，走上朝堂，問齊桓公說：「冒昧地請問，您所讀的書，到底都說些什麼呢？」

齊桓公說：「書中都是聖人所說的話。」

輪扁問說：「聖人還在世嗎？」

齊桓公回答說：「聖人已經死了。」

輪扁說：「如此說來，國君您所讀的書，全是古人的糟粕而已啊！」

齊桓公說：「寡人讀書，製造車輪的人，怎麼敢妄加評論呢！你有什麼道理，可以說出來，那還可以原諒，如果沒有道理可說，那得要處死。」

輪扁說：「我以自己所做的工作，來觀察這個道理。當砍削車輪時，動作太慢了，車輪必鬆緩而不堅固；動作太快了，車輪澀滯而難以嵌入；當動作不快不慢時，製造車輪必可得心應手。這些技巧，雖然很難用言語表達，但卻有技巧存在其中。我不能用語言來說明，使我的兒子知道其中的奧妙；我的兒子也不能從我這裡，得到這一種奧妙的技巧。所以我活了七十歲，如今老了，還要繼續砍削製造車輪。古時候的人，跟他們不可言傳的道理，一塊兒死亡了，那麼國君所讀的書，正是古人的糟粕啊！」

如今世人認為道的可貴，實是因為書的記載。但書並沒有超越語言，而語言卻有可貴之處。言語的可貴，就在於它的意義，意義要有

它的根據。意義的根據，是不可以用語言來傳遞的，然而世人卻因為重視言論，所以傳述成書。雖然世人覺得書本可貴，卻不知道它真正可貴的地方。由於從眼睛可看到的，是形和色；可從耳朵聽到的，是名和聲。最可悲的是，世人以為靠形色、名聲，就足以獲得事物的實情，其實是難以獲得其實情的。然而真懂的人不會說，會說的人並不懂，世人能懂得這個道理嗎？

會意

以指指月指並非月　依文解義諸多欠缺

靜心體悟才能真確　猶如悟空始入真覺

19 至仁無親（天運）

至性之孝不在言行　至仁無親必會其境
慈悲大愛出自天性　雖有親疏必以至情

孔子在《孝經》中，對其學生曾參說：「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又說：「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曾子在《大戴禮記　曾子大孝篇》說：「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不辱，其下能養。」又說：「孝有三：大孝不匱，中孝用勞，小孝用力。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以上是儒家孔子與曾子談到孝道，有始終、大中小的等別。莊子在此篇中，亦談論孝道，必須出自天性的真誠，才能稱為至孝。在其與太

宰蕩的談論中，也談論到不同境界的孝道。

商的後代宋國，有一位名叫蕩的太宰，有一天，向莊子請教仁愛的問題。

莊子說：「虎和狼也具有仁愛。」

太宰蕩問說：「這要從何說起呢？」

莊子說：「虎和狼的父子，也能相互親愛，為什麼不能叫仁呢？」

太宰蕩又問說：「請教仁的最高境界是什麼呢？」

莊子回答說：「最高境界的仁，就是沒有親。」

太宰蕩說：「我聽人說，不親近就不會有愛，沒有愛就不會有孝，如此說，最高境界的仁，就是不孝，這樣對嗎？」

莊子說：「不是這樣的。最高境界的仁，實在值得推崇，只因孝實在不足以說明它。這並不是要責備行孝的言論，只因行孝的言論，

不足以盡到行孝的目的。向南方走的人，到了楚國都城郢（讀影）之後，雖然面向北方，也看不到北方的冥山，為什麼呢？因為距離冥山太遠了。」

接著又說：「所以說：『用恭敬的態度來行孝容易，但用愛心來行孝就困難了；用愛心來行孝容易，但用虛靜淡泊的態度，對待雙親就困難了；用虛靜淡泊的態度，對待雙親容易，但要使雙親也能以虛靜淡泊的態度，來對待自己就困難了；要使雙親以虛靜淡泊的態度，對待自己容易，能一併以虛靜淡泊的態度，對待天下人就困難了；能一併以虛靜淡泊的態度，對待天下人容易，要使天下的人，一併忘卻自我就困難了。』」

繼續又說：「由於堯、舜能遺忘盛德，所以才能任物自得；利益施給萬世，天下卻沒有人知道，又何必刻意去讚歎仁與孝呢？孝、悌、仁、義、忠、信、貞、廉，這些都是用來自我勉勵，以致其德，

並不值得讚許。所以說：『最珍貴的人，連一國的爵位都可拋棄；最富貴的人，連一國的財富都可棄置；最大的心願，連名譽都可拋棄。』所以，大道是永恆不變的。

大道根源所展現出來的德行，其名目甚多，對於人道而言，本篇中有孝、悌、仁、義、忠、信、貞、廉，其實尚有多種的名目，最重要是在於能根源於道，其所流露出來的德，才能達於真善美，否則只存名相，毫無真誠，又有何用？

會意

天生八德與性同在　因染塵污導致被埋
欲成天道人道上栽　淨空本性融入性海

20 東施效顰（天運）

欲學西施東施效顰　不知其理誤學成病
學道明理不明是貧　必遇困厄知修方寧

人間世是一個大業力場，多少眾生想到此磨練，以便能成就聖佛。但在這個假境中，想藉此以修成真性，只要不攀緣外境，修好自己的心境，在諸多環境的磨練中，不貪婪、不煩惱、不攀緣、不沾染，使得心性能得到十足的淨化，自可修成正道。這是要身歷其境，親證悟道，始能獲得的成就。古來聖哲仙佛，莫不在磨練與考驗中，成就出來的。

由於世人累世所造的業力不同，因而要去除本性污染，回歸純淨的本性，每個人所要修練的課程，也會有所不同，正如俗語所說：「解鈴還須繫鈴人。」莊子在此篇，以孔子、顏回、太師金為此題裁的人物，編了一

個故事，來詮釋他要發揮的理念。

孔子周遊列國時，西遊到了衛國。顏回向太師金請教說：「您認為我的老師，這次的衛國之行會如何呢？」

太師金說：「可惜啊！你的老師會陷入困境。」顏回問說：「為什麼呢？」

太師金說：「祭祀用的芻狗，在不用時，會被裝在竹籠中；紋飾的圍巾，祭祀者還要先齋戒再用它。等到祭祀後，卻被路人踐踏其頭顱和脊背，拾草的人撿回去當柴燒。如果再次被取用來當祭祀用品，裝在竹籠內，在巾飾繡上圖紋，與主人一起居住旅遊，即使他不想做惡夢，但也仍會重覆地壓抑在惡夢中。」

接著又說：「現在您的老師，正在效法先王所使用的芻狗，並且聚集眾多弟子，和他生活在如此的環境中。所以在宋國，有被伐樹拆壇，在衛國被逐出，在殷地及東周遊歷，遭到圍困，這不就是惡夢

嗎？在陳國、蔡國之間遭到圍困，足有七天不能生火煮飯，瀕臨死亡，這不就是被壓抑的惡夢嗎？」

又說：「在水上行走，沒有比舟船更方便了；在陸地行走，沒有比車輛更方便了。如果以行駛在水中的舟船，推到陸地去航行，恐怕一輩子也走不了多遠。古今的不同，不就像水路和陸路的差異嗎？周朝和魯國的不同，不就是如同舟和車的差異嗎？現在想在魯國推行周王室的政策，就如同在陸地上行舟一樣，不但徒勞無功，恐怕還會有災殃。他不懂萬物變遷流轉，順應而永無窮盡的道理。」

繼續再說：「您沒有看過吊桿汲水嗎？拉起一端，則另一端就靠近水，當放下一端，另一端就提起了。吊桿是人去牽引，而不是牽引人，因此無論仰起或下俯，都不會得罪人。因此三皇五帝時的禮儀法度，不在於是否相同，而是在於能否治理得好。所以要比喻三皇五帝時的禮儀制度，就如同山楂、梨子、橘子、柚子，四種酸甜不一的水

果，它們的味道雖然不同，但都很可口。」

太師金再說：「所以說禮儀制度，應該要順應時勢而變化。如今捕獲猿猴，給牠穿上周公的衣服，一定會將衣服撕裂，直到光著身體為止才會高興。觀察古今的差異，就如同猿猴與周公的差異。從前西施因心疼痛而捂胸皺著眉頭，在鄰里間行走，同里有一醜女人，看西施的姿態很美，也學其捂著胸口皺眉頭。鄰里中的有錢人看了，閉門而不出；貧窮的人看了，帶著妻子遠遠跑開了。那個醜女人只知皺眉好看，卻不知道其好看的原因。可惜啊！您的老師一定會遭遇厄運的。」

❖ 會 意 ❖

21 至德隱沒（繕性）

道在自然至德無德　炫耀其德真道不得
德大莫現可喜可賀　愛現之人大都胡扯

當世人的本性剛從無極下來時，本性是清靜無為、潔白無污，可與大道劃上等號，天堂人間，來去自如。自從降世，沾染世俗的慾望，成了習性，覆蓋本性，於是與正道愈離愈遠，越來越沉淪，於是有了六道的境界，成為輪迴必經之地，忘了本來無極故家鄉，因此難以回天。後來聖佛為了拯救眾生，於是有所謂的設立神道教化之事。

老子在《道德經》第十七章說：「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故信不足，焉有不信。猶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自然之道，本無分別，自從別離自然，開始

起分別之心，因而世事有親之、譽之、畏之、侮之的情況，道德淪壞，每況愈下，以至於互不信任，社會當然因猜疑而生亂。莊子在此篇，分析至德隱沒的過程，以及歷代統治者，因時代背景不同，而有不同的治理方法。

古時候的人，生活在混沌蒙昧之中，與整個世界混為一體，而且人們全部都保持清淡無為。在那個時候，陰陽和諧而且寧靜，鬼神不來侵擾，四時順應時節而變化，萬物完全不受到傷害，各種有生命的東西，都能夠安享天年。人們即使有心智，也沒有可用的地方，這就是至一無雜的境界。在那個時候，人們不用心機造作，而一切卻能保持自然。

到了後來，道德漸漸衰退，到了燧人氏、伏羲氏，治理天下的時候，只能做到使世事順應自然，卻不能做到渾然一體。後來道德又繼續衰退，到了神農氏和黃帝，治理天下的時候，也只能安定天下，卻

已經不能夠順應人心與物情。接著，道德又繼續衰退，到了唐堯、虞舜，治理天下的時候，開始大興教化之風，原本純樸的風氣，受到干擾與破壞，背離了大道而作為，很少有德行的推行，然後捨棄本性，而順從各自的私心。人們彼此間的交往，雖然互相都認知，卻不足以安定天下。後來有貼附浮華的文飾，增加更多的學識。浮華的文飾，毀壞了質樸的風氣；博學多聞，陷溺了純真的心靈。然後使人們感覺到迷惑與紛亂，無法再返回本來的真性情，回復原始的情狀。

由此處來看，世間喪失了自然之道，自然之道在人間就消失了。世間與大道，交相喪失，有道之士怎能再立足於世間呢？人世間又如何興起大道呢？大道沒有辦法在人世間興起，人世間沒有辦法讓大道振興起來。即使聖人不生活在少有人煙的山林之中，他的德行也必將隱沒，而不為人所知道。

談到隱沒於世，時逢昏暗，不必韜光養晦，便已是自隱了。古時

候所謂的隱士，並不是為了潛隱身形，而不願顯現於世；並不是為了緘默不言，而不願意吐露真情；也不是為了深藏才智，而不願意有所發揮，乃是因為時逢命運背謬啊！如果能順應時運與命運，當然就能推展大道於天下，就會歸返合一的境界，而不顯露有為的痕跡。如果時運不順，命運乖違，天下走不通時，就守住根本，安頓本源而繼續靜心等待下去，這就是保存自身的方法。

❖ 會意 ❖

至德無德是以有德　每況愈下代有隔閡

為道日損習性要捨　清靜無為涅槃為樂

22 坎井之蛙（秋水）

摩訶之道寬廣無涯　以管窺天井底之蛙
既知其真莫現其假　修道不實難萌善芽

俗語說：「世難有百歲人，卻常作千年想。」這就是凡人的妄想，不著邊際地胡思亂想，終其一生，難有成就。莊子在此篇，藉著公孫龍子和魏牟的對話方式，來敘述見地狹隘，卻自以為是的人。

有一次，公孫龍問魏牟說：「我小時候就開始學習，古聖王之道，長大後，知道仁義的行為。能夠把事物的不同與同，合而為一；把一個物體質地的堅硬與顏色的潔白，分離開來。能夠把不對的，說成對的；把不應被認可的，說成適宜的。能夠使百家智士，困惑不解；能夠使眾多善辯之口，理屈辭窮。我自以為是最通達了。如今我

聽到莊子的言談，感到十分茫然。不知是我的論辯，比不上他呢？還是我的知識，不如他淵博呢？現在我已經不知道，要從哪裡開口了，冒昧地請教，這是為什麼？」

魏牟在几案邊深深嘆口氣，然後仰天笑著說：「恐怕您沒有聽說過井底之蛙的故事吧？井蛙對東海裡的大鱉說：『我多麼快樂啊！我在井口的欄杆上跳躍玩耍，到了井底，便在井壁磚塊的缺損處休息。跳入水中，井水漫過腋下，並且托起我的下巴。跳入泥裡。泥水就蓋住我的腳背。當回過頭來，看看水中的赤蟲、小蟹和蝌蚪，沒有誰能像我這樣快樂！況且我獨佔一井之水，在其中跳躍蹲踞的快樂，可說無以復加了。有空何不前來井裡看看呢？』」

接著又說：「當大鱉左腳還沒跨進淺井，右膝就已經被絆住了。遲疑一會兒，把腳退回來，並把大海的情況，告訴井蛙說：『千里的遙遠，不足以描述大海的廣闊；千仞的高曠，不能窮盡大海的深淵。

在大禹的時代，十年有九年發生水澇，而海水不見增多；在商湯的時代，八年有七年大旱，而海中水位不見下降。大海不因時間長短而有改變，不因雨量多少而有所增減，這就是東海最大的快樂。』井蛙聽了之後，驚惶不安，一副不知所措的樣子。」

再說：「您公孫龍的智能，還沒到能分辨是非的境界，就想去領會莊子的言論，這有如蚊蟲去揹負大山，讓馬陸到河裡游泳一樣，一定無法勝任。況且，您的智能還不能理解，最玄妙的理論，卻自滿於一時的口舌勝利，這不就是井底之蛙嗎？」

魏牟又說：「說到莊子的思想，從下到黃泉，上到蒼天，不論南北，四通八達而無阻，深幽沉寂不可探測；不論東西，從幽深玄妙之境，歸返到廣闊通達的領域。您就只知道在那裡瑣細的分辨，想用明察和談論的方法，追求真理，這簡直是以管窺天、以錐戳地，不就是太渺小了嗎？您還是走吧！難道您沒聽說，燕國壽陵的少年，到趙國

的邯鄲，去學習走路的故事嗎？不但沒有學會趙國走路的技巧，又忘記自己原來走路的方法，最後只得爬著回去。現在您再不儘快離開這裡，必將忘掉您原有的本領，而且必將失去您原有的學業。」

公孫龍聽完之後，驚訝地合不攏嘴，舌頭伸出嘴巴而縮不回去，匆忙地逃走了。

會意

自是不彰自見不明　自矜不長自伐無功

揠苗助長必然無命　經事長智事理自清

23 鵷鶵之志（秋水）

貓鷹難明鵷鶵之志　凡人難解天道之事
兩人異議自省其失　放眼宏觀莫執己私

綜觀世事，許多貪得無厭的人，卻表現得無比的寬宏大量。如果佈施的動機，只是為了獲得加倍的報酬，一點也看不到其佈施的真心，那將給自己帶來無窮的煩惱。如果修行，不能夠淨化心靈，卻又給自己帶來心量的負載，讓自己產生更大的壓力，那就太對不起自己的靈性了。老子在《清靜經》說：「夫人神好清，而心擾之；人心好靜，而慾牽之。常能遣其慾，而心自靜；澄其心，而神自清，自然六慾不生，三毒消滅。」這是修道的真諦，正是濟公活佛所說：「修道修心。」的本意。

老子又在《清靜經》說：「眾生所以不得真道者，為有妄心。既有妄

心，即驚其神；既驚其神，即著萬物；既著萬物，即生貪求；既生貪求，即是煩惱。煩惱妄想，憂苦身心，便遭濁辱，流浪生死，常沉苦海，永失真道。」可見真道的永遠喪失，來自於妄想心和執著心，妄想執著的標的物，以現實的名利情居多，其沉淪的過程，有如經中所述。人性的污染，爭權奪利起端，其根本就是在私心作祟，將在心性中的天理公道覆蓋，使清靜無為的佛性，不能展開智慧的作用，將自己送往六道輪迴的苦海處，永劫難復。

在此篇中，莊子先敘述自己的心境，以神龜寧願自由自在生活在泥濘中，卻不願意被裝在竹箱中，珍藏在宗廟供人欣賞，來表明自己的清高。後段以貓頭鷹不明鵷鶵（讀淵儲）的心志，來批判惠子見地的狹小。顯示世人的貪婪，卻以各種方式來掩飾。猶如世人皆知人間是苦海，卻不知道或不願意修行以超脫；世人皆知道政治的亂象，每到選舉大家卻又那麼的熱衷，使得亂象加劇，真是莫名其妙。

有一次，莊子在濮水（今河南范縣）邊垂釣，楚莊王派了兩位大臣前來邀請，說：「楚王希望能將國家的內政委任給您。」

莊子手持著釣竿，連頭也不回地說：「我聽說楚國有一隻神龜，已經死了三千年，楚王以布帛包裝，並裝在竹箱中，珍藏在宗廟裡。這隻靈龜是願意死去，只是為了留下骨骸而顯示其尊貴呢？還是寧願拖著尾巴，活在泥水中呢？」

兩位大臣說：「當然寧願拖著尾巴，活在泥水中了。」

莊子說：「那你們走吧！我也將拖著尾巴，活在泥水中呢！」

當惠子在梁國當宰相時，莊子前去看望他。有人向惠子說：「莊子來梁國，是想取代您當宰相。」於是惠子恐慌起來，便派人在城中搜尋莊子，搜尋了三天三夜。

莊子前去看望惠子，說：「南方有一種叫鵷鶵的鳥，您知道嗎？鵷鶵從南海出發，飛往北海的地方，途中沒有遇到梧桐樹，就不停下

來休息；沒有竹子的果實，它就不吃；沒有甘美的泉水，它也不喝。有一隻貓頭鷹，尋覓到一隻腐爛的老鼠，鵷鶵剛好從空中飛過，貓頭鷹抬頭看著鵷鶵，發出憤怒的叫聲說：『嚇！』如今您也想用您的梁國來怒叱我嗎？」

會意

違心之論應加檢視　暗中作祟導致錯誤
處事用心明辨慎思　有過即改不可疑遲

24 鼓盆而歌（至樂）

莊周妻死鼓盆而歌　莫視其表明理是樂
人生苦海離煩惱河　解脫之道在於積德

世人論斷事情，大多數的人，以其累積的經驗，所得到的知識來分析，由於見聞有限，難免有些事情會出現差錯，只是其差錯大與小的問題而已。當差錯小時，對事情還沒有多大影響；當差錯過大時，小則名聲掃地，大則身敗名裂，甚至於家破人亡，那影響可大了。這是由於我們將擁有的知識，所展現的聰明，如未能透徹事理，必然會帶來如此的下場。如果能夠開啟本性的智慧，才能對於事理做一明徹的認知，那判斷就不致於有錯誤了。

世人之所以不能具足智慧，是因為心性未能澄清，慾望未能遣除。

如果要達到開發本性覺知的智慧，可依據《清靜經》所載：「能遣之者，內觀其心，心無其心；外觀其形，形無其形；遠觀其物，物無其物。三者既無，唯見於空；觀空亦空，空無所空；所空既無，無無亦無；無無既無，湛然常寂。寂無所寂，慾豈能生；慾既不生，即是真靜。」等到能做到真靜的狀態，自然就可以「真常應物，真常得性」，而達於「常應常靜，常清靜矣」的境地。藉著這樣的清靜，可「漸入真道；既入真道，名為得道；雖名得道，實無所得。」體悟至此，為了度化眾生，強名為「得道」。能夠徹悟此理，就可以傳授聖道了。

以知識來判斷事情，往往須要從外面吸取許多的經驗，參研許多的資料，才能靠自己融合這一切的常識，來加以判斷，但所判斷的，大多是表面的層次。智慧是本性中具足的，不必外求，自然有能力去作準確的論斷，反而不必向外去求取複雜的常識，那將會影響智慧的功能。可見事理有其層次，欲知其真相，必須抽絲剝繭，才能見到真境。莊子在此篇，

藉著妻死鼓盆而歌，與惠子的一段對話，來表述事理的情境。凡人拘於俗情，必須痛哭流涕以表哀傷；聖智者真知實境，不為俗情所纏，所以處置之法，常與凡人不同。

有一天，莊子的妻子死了，惠子前往弔唁。到達的時候，莊子正好分開雙腿，像簸箕一樣坐著，一邊敲著瓦盆，一邊唱著歌。

惠子說：「您跟死去的妻子，生活了一輩子，她為您生兒育女，直到衰老而死去。她死了，您不傷心哭泣也就算了，卻又敲著瓦盆唱起歌來，這不會太過份嗎？」

莊子說：「不對啊！她剛死的時候，我怎麼會不感慨傷心呢？然而仔細思考一下，她原本就不曾來出生，不只是不曾出生，而且還不曾具有形體；不只是不曾具有形體，而且還不曾形成元氣。她在恍恍惚惚的情境中，變化而具有了元氣，有了元氣，再變化而有了形體；有了形體，再變化而有了生命，如今由生命變化，再回到死亡。這個

情形，就如同春夏秋冬四季的變化一樣。現在她安安穩穩地睡在天地之間，而我卻在旁邊，嗚嗚地哭個不停。我認為這就是不能通達天命，所以也就停止哭泣了。」

❖會意❖

生死大事要能覺悟　糾纏不清必受其苦

明理之人死是超度　愚癡之人死成絕路

25 髑髏之言（至樂）

生死大事本是自然　不明其理卻又生貪
了業了願心性舒坦　死即解脫莫再緣攀

中國禪宗六祖惠能大師在《壇經》，說到修行的五個境界：一、戒香：即自心中無非、無惡、無嫉妒、無貪瞋、無劫害；二、定香：即睹諸善惡境相，自心不亂；三、慧香：即自心無礙，常以智慧觀照自性，不造諸惡；雖修眾善，心不執著；敬上念下，矜恤孤貧；四、解脫香：即自心無所攀緣，不思善，不思惡，自在無礙；五、解脫知見香：即自心既無所攀緣善惡，不可沉空守寂，即須廣學多聞，識自本心，達諸佛理，和光接物，無我無人，直至菩提，真性不易。這五種境界，都是要自己去向內心去薰習的，絕對不可向外去尋覓。

世界上許多因果事，大家都想知道，但卻都不用心去體會，去探究，去印證，只想在語言、文字的表面，得到紙上的資料，卻無法進入實境去感受。因此對於許多事情的真相，大都存在似懂非懂的狀態，但又不承認自己不懂，尤其愛面子之輩，更可以在他身上找到這種跡象。對於自己不夠清楚明白，又沒有勇氣承認，怕現有既得的利益受到損失，如此繼續錯下去，要何時才能了結呢？唐朝黃檗希運大師在其所撰的《宛陵錄》一文中載：「不經一番寒徹骨，爭得梅花撲鼻香。」想要有所收穫，必須付出努力，經過嚴格的磨練，才能有所成就。

莊子在此篇中，大膽地使用死去後，已經枯乾的骷髏，出來談談它的感受，反應出他對死後的感受和看法。

有一次，莊子到楚國去，途中見到一個骷髏，雖然已經枯乾，仍然還保有人的形貌。莊子用馬鞭從側旁敲一敲，問說：「先生您是為了貪圖享受，做了不該做的事情，因而變成這個樣子呢？或者是您遇

到了亡國的大事，遭受到刀斧的砍殺，因而成了這樣的呢？或者是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耽心給父母、妻子留下恥辱，因而羞愧致死而成了這樣的呢？或者是遭遇寒冷與饑餓的災禍，因而成了這樣的呢？或者是您已經享盡了天年，因而成了這個樣子的呢？」莊子說完之後，便將骷髏拉過來，當枕頭睡著了。

到了半夜時分，骷髏給莊子託夢說：「聽您在白天的談話，真像是一位善於辯論的人。但您所說的那些話，都是活人的負擔，對於死人而言，並沒有那麼多的憂患。您願意聽聽人死了之後的快樂嗎？」

莊子說：「我當然願意了。」

骷髏說：「人死了之後，在上沒有君王的統治，在下沒有官吏的管轄，也沒有一年四季的操勞，能夠從容安逸地與天地同在，即使是南面為王的快樂，也比不上死人的快樂。」

莊子不相信地說：「我讓主管生命的神，來恢復您的形體，為您

重新長出骨肉與肌膚，返回到您父母、妻子、兒女、左右鄰居，和朋友故交中去，您願意嗎？」

骷髏緊緊地皺起眉頭，顯出愁眉苦臉的樣子說：「我怎可拋棄南面為王的快樂，卻再次去經歷人間的勞苦呢？」

❖會意❖

出生為人善加把握　證悟生前涅槃死後

浪費一生與己為仇　享受一時良機錯過

26 魯侯養鳥（至樂）

不明物性魯侯養鳥　雖盡其力仍是胡攪
適得其反業力難消　欲明其理真道要瞭

一般人對於事情的認知，只知其然，卻不知其所以然。因而當看到別人做出一件讓你驚奇，而且值得欽佩欣賞的事情時，就想要去學他，這種「見賢思齊」的上進精神，當然是很好的。但不知事情的真相，卻只學其表相，恐怕會造成「畫虎不成反類貓」的現象。

觀察事情必須透徹，才能精準的判斷與學習，從其外到內，起碼可分為毛、皮、肉、骨、髓等層次，如果只知其皮毛，而不知其精髓，那所模仿出來的東西，當然就會與原物件相差甚遠。這不但浪費物質與時間，還會讓自己失去信心。如果能夠朝著由外往內去努力，學習到精神所在，那

相似度就可提高了。

因而當與人談論時，應該傾聽他人的意見，探知其真義之所在，當自己表達時，也要能知己知彼，將自己表達的意見，有效的傳達給對方，否則雞同鴨講，是沒有效果的。如果對方未能領會其意，恐怕會做出違反物性的事情，那傷害可就大了。莊子在此篇，託言顏淵要去齊國，子貢看到孔子滿臉憂愁，打著孔子的旗號，說出他想表達的意見。

有一天，顏淵要向東往齊國去，孔子一臉的憂愁。子貢離開座席，問說：「學生冒昧地請問老師，顏淵要東往齊國，老師卻一臉的憂愁，這是為什麼呢？」

孔子說：「你問得真是太好了。我認為當年的管仲，有句話說得非常好，他說：『布袋太小了，不可能包容大的東西；水桶的繩索太短了，不可能汲取深井的水。』他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命運各有定數，物體也各有用途，全部都不能隨意加減改變的。我耽心顏回跟

齊侯談論，有關堯、舜、黃帝治理國家的主張，而且還更進一步，推崇燧人氏、神農氏的言論。因為齊侯聽了之後，必然按照那些道理要求自己。可是齊侯苦苦思索，也不能理解，不能理解必定產生憂愁疑惑；人心一旦憂愁疑惑，就會更加憂心，最後將會憂鬱而死。」

接著又分析說：「況且你沒聽說過嗎？從前有一隻海鳥，在魯國的郊外停下來休息。魯國的國君派人將海鳥接到太廟裡，用酒宴招待它，演奏《九韶》的樂章，使它高興，用太牢作為它的膳食。海鳥卻頭昏眼花悲傷不已，一塊肉也不敢吃，一杯酒也不敢喝，三天就死了。這是按人的生活方式來養鳥，而不是按鳥的生活方式來養鳥。按鳥的生活方式養鳥，就應該讓鳥棲息在深山野林，遊戲於沙洲荒島，浮游於江河湖澤，啄食泥鰍和小魚，隨著鳥群棲息，從容自在地過著它的生活。鳥最怕的是，聽到人的聲音，為何還要把它弄得那麼喧鬧吵雜呢？」

孔子又說：「如果在廣漠的原野，演奏《咸池》、《九韶》的樂章，鳥兒聽了會飛走，野獸聽了會驚慌逃遁，魚兒聽了會潛入水底，只有人類聽了，才會聚集圍觀。魚兒在水中才能生存，人處在水裡就會死去。人和魚之間，必定有不同之處，因而彼此的好惡，必定會不一樣。所以上古的聖王，不會強求人民的能力一樣，讓他們根據自己的能力，做不同的事情。名相和實際應該要相同，能與實際相符的措施，在於適應自然，這樣的條理才能通達，福德才能永恆的保持。」

會意

違反物性難以達道　錯誤應事功效鮮少

雖有善心善用才好　否則功沒還把惡造

27 醉者墜車（達生）

醉者墜車傷害較少　妄想執著煩惱自找
心性清淨灑脫最好　誰能保持一直到老

老子在《道德經》第七章說：「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可見世人太多私心的作用，讓自己身心靈受創，使自己不能自在。此篇莊子假託列子與關尹子的對話，闡述忘掉自我，進入渾然無我的境地，將可享有解脫自在的樂趣，還可將有形的傷害減到最低。

列禦寇，戰國時期，鄭國圃田（今河南鄭州市）人，道家著名的代表人物，也是當代的思想家、寓言家、文學家，對後世的哲學、

科技、宗教，都有深遠的影響，著有《列子》，列子是對列禦寇的尊稱。尹喜，字文公，號文始先生，或稱關尹子，甘肅天水人，周代楚康王的大夫，自幼研習古籍，精通曆法，善觀天文，習占星之術，後拜老子為師，著有《文始經》。

有一次，列子問關尹子說：「道德修養到達完善的人，在水中潛行，不會感到窒息；跳入火中，不會感到灼熱；行於萬物之上，不會感到恐懼。請問為何能達到這樣的境界？」

關尹子回答說：「這是因為他們能持守純和之氣，這不是智巧、果敢可以做得到的。坐下來，我講給您聽。大概具有面貌、形像、聲音、顏色的東西，都稱為物體。可是物與物之間，為何有那麼大的差距呢？那一種物體最具資格，居於他物之先的地位呢？這些只不過都是，具有形狀和顏色的物體罷了。大凡一個物體，卻不顯露形色，而留足於無所變化之中，懂得這個道理，而且深明內中的奧秘，他物怎

能控制或阻遏住他呢？那樣的人，處於本能所為的限度內，藏身於無端無緒的混沌中，遊樂於萬物生滅的變化環境裡，本性專一無二，涵養其元氣，相融於德行，使能與大自然相融通。如果能這樣，天性就能保全，元神不會虧損，外物又怎能侵入呢？」

接著又說：「有如喝醉酒的人，從車上摔下來，雖然滿身傷痕，卻不會死亡。喝醉酒以後，他的骨骼關節，和其他的人一樣，然而受到傷害，卻和其他的人不同，這是因為他的精神聚全，乘坐在車子上，醉得不省人事，即使墜落地上，也不知道，死生、驚懼都不能進入他的思想中，所以遭受外物傷害，卻沒有一點感到懼怕。那人從醉酒中，精神是聚全，尚且能如此忘卻外物，何況是從自然之道中，忘卻外物而保全完整的心境呢？聖人持守自然的本性，能與天道冥合，所以沒有什麼可以傷害他的。復仇的人，不會折斷曾經傷害過他的寶劍；即使是常存忌恨的人，也不會怨恨那突然飛來傷他的瓦片。這樣

一來，天下就太平了。從此沒有攻城野戰的禍亂，也沒有殘殺戮割的刑罰，全是因遵循這個道理。」

關尹子又說：「不要開啟人為的思想和智巧，要開發自然的天性。開發自然的天性，就能隨遇而安，獲得生存；開啟人為的思想和智巧，就會使生命受到殘害。不要厭惡自然的天賦，也不要忽視人為的智巧，人們也就能接近純真無偽了。」

會意

藉著假我證悟真我　去掉自我找到性所

找到真我命運自握　融入無我災難可躲

28 船夫駕舟（達生）

船夫駕舟熟能生巧　得心應手自得妙竅
放空技巧任我逍遙　已入真寂執障全消

老子在《道德經》第十二章說：「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明理之人，知道外境容易誘惑人心，讓自己不能保持做人做事的原則，因而當面臨人、事、物時，通常會提醒自己，不要被富貴所淫，不要被貧賤所移，不要被威武所屈，不要被財色所迷，不要被人情所困，凡事依理而行，自然就可以智慧斷事，以靜心處事，合理應事，必有圓滿的結果。

六祖惠能大師在五祖為他宣說《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時，言下大悟「一切萬法，不離自性」，於是向五祖報告說：「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無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達摩大師在《血脈論》說：「法身本來清淨無受，只緣迷故，不覺不知，因茲故妄受報，所以有樂著，不得自在。只今若悟得本來身心，即不染習。若從聖入凡，示現種種雜類，自為眾生，故聖人逆順皆得自在，一切業拘它不得。」莊子在此篇，假託孔子與顏淵對話，舉了駕船及賭博的技巧，來說明身處其境的人，能放下與不能放下，其效果迥然不同。

有一天，顏淵問孔子說：「我曾經在觴深的地方乘船過渡，那擺渡的人，駕船的技術非常神妙。我問他說：『駕船的技術可以學習嗎？』擺渡的人回答說：『可以的。善於游泳的人，很快就能夠學會駕駛船；假使是善於潛水的人，那他不曾見到船，也會熟練地駕駛船。』我進一步問他，怎樣學習駕駛船，然而他卻不再回答我。請問

他所說的話，是什麼意思呢？」

孔子回答說：「善於游泳的人，很快的就學會駕駛船，這是因為他們習以成性，適應於水而能夠處之自然。至於善於潛水的人，雖沒見過船，卻能熟練地駕駛船，是因為他們眼中的深淵，就如同陸地上的小丘，看待船的翻覆，如同車子倒退一樣。船的翻覆和車子的倒退，以及各種景象，出現在他們的眼前，都不能夠擾亂他們的心，他們到那裡，都是能夠從容自得的。」

接著又說：「您沒看過那些賭博的人嗎？那些用瓦片做賭注的人，心地坦然顯得格外技高；那些用帶　作賭注的人，心中顯得憂懼；那些用黃金做賭注的人，頭腦會發昏，內心會迷亂。賭博的技巧本來是一樣的，之所以賭注越重，賭博的技術就越差，是因為人們對於貴重的東西，會不由自主地產生顧惜的心理。凡是對於外物看得重的人，其內心的世界，一定會相對的笨拙。」

體會以上所講的故事，明白其中的道理，一切都是心性的作用，萬法由心所造，生滅都是心性的作用，所以達摩大師在《血脈論》說：「凡夫神識昏昧，不同聖人，內外明徹。若有疑即不作，作即流浪生死，後悔無相救處。貧窮困苦，皆從妄想生，若了是心，遞相勸勉，但無作而作，即入如來知見。」妄念一起，即入眾生知見；智慧一開，即入聖佛知見。

會意

戒律不守心不安定　心神恍惚智慧不明
掃除妄念明心見性　悟後起修勇敢前行

29 呂梁泳者（達生）

技術高超仍有執著　不能放下未盡善妥
悠遊自在因不造作　習性消除本性即活

《中庸》載：「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萬物皆稟承上天的明命，以展現大道的功能，順此本性行事，即是行道。如已偏離，藉道修正，稱為教化。大道一直在萬物身上，在我們本身亦有，我們必須善於保守，善於使用，才能推行中和之道，參贊天地萬物。

如果未能靜心悟道，只依個人的習性行事，雖然違反大道規則，也不願改變，必然會有《大學》所載：「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因而在人的習慣、習性、自然本性的層次中，要好好地深入探究，才能不為物所困，不為習慣所左右，不被習性所纏縛，此時才能超然物外，自由灑脫於自然之中。莊子在此篇，假藉孔子帶學生遊學，在呂梁看到善游者，以他們的對話來闡述習慣、習性、自然天性的不同。

在現今江蘇省銅山縣的東南，泗水所流經的呂縣南方，水上有個石梁，稱為呂梁。有一次，孔子帶著學生，來到了呂梁的地方，觀賞瀑布，從二、三十丈的高處，往下沖刷，所激起的水花，遠達四十里，黿、鼉、魚、鱉，都不敢在這一帶游水。當時看到一個壯年男子，在水中游來游去，剛開始還以為他遇到困苦，想要尋死，所以派學生順著水流，準備去拯救他。

忽然看到那壯年男子，游出數百步遠，然後露出水面，還披著頭髮，一邊唱歌，一邊游到堤岸邊。孔子緊跟在他的身後，問他說：「我還以為你是鬼，經仔細觀察，才知道你是個人。請問，游水也有什麼特別的方法嗎？」

那壯年男子回答說：「沒有。我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方法，我首先是習慣，長大後成為習性，有所成就是在於自然。我跟水中的漩渦，一塊兒下潛到水底；接著又跟向上的湧流，一起游出水面，順著水勢而不作任何的抗拒，這就是我游水的方法。」

孔子問說：「什麼叫首先是習慣，長大是習性，有所成就在於自然呢？」

那壯年男子又回答說：「我出生在山地，就安於山地的生活，這就叫做習慣；長大後生活在水邊，就安於水邊的生活，這就叫做習性；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卻能這樣的生活著，這就叫做自然。」

世人大多生活在習慣與習性當中，當環境改變，無法讓自己的習慣繼續下去時，總認為是末日來到，從來不想改變習慣與習性，來順應環境，以求得生存。不知在「山窮水盡疑無路」之時，稍微轉個彎，就可看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光明情境。是以當遇到山，山不轉時路要轉，路不轉時人要轉，人不轉時念要轉。當遇到絕境時，能轉個念頭，將給自己另一個光明的世界。

❖會 意❖

危機來臨正是轉機　心念不轉必然停息

習慣雖好誤用傷理　妄念消除可會菩提

30 至人之德（達生）

明理實修善用即好　至人之德隨處牢靠
執著不放時常爭吵　放下自我回歸大道

老子在《道德經》第二十四章說：「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世人的身體要立身行路，要立志行事，都應該慎思明辨，慎行明理，絕對不可誇耀，否則自執己見，事理不明；自以為是，理路不彰；自伐其善，必然無功；自矜其能，不能成長。這些不該有的行為，是贅行；不該說的話，是廢話；吃太多食物，是餘食，這些都不合乎正道，必會遭受厭惡，明理的人是不會這樣做的。莊子在此篇，藉著孫休與其老師扁慶子的對話，表達至人之德，應該要具備的條件。

有個叫做孫休的魯國人，登門拜訪他的老師扁慶子，驚訝地問說：「我住在鄉里的時候，沒有人說我的道德修養差；當面臨危難時，也沒有人說我不勇敢。但是當我耕種田地時，卻從來沒遇過好收成；當我為國出力時，也從來沒有遇到聖明的國君。我被鄉里所擯棄，被地方官所放逐，我是什麼地方得罪了上天呢？為何我會有這樣的命運呢？」

扁慶子說：「你難道沒聽說過，道德修養極高的人，其做法是什麼嗎？他們忘記自己的肝膽，也遺棄自己的耳目，自在地徘徊在世塵之外，悠閒地生活在不求建功的環境中，這樣叫做有所作為而不倚恃，有所建功而不自得。如今你卻誇耀自己，用來驚嚇眾人；用修養自己的辦法，來突顯他人的污穢。毫無掩飾地炫耀自己，就如同舉著太陽和月亮走路。如今你還能保持自己的形體和身軀，擁有自己的九竅，沒有半途夭折，變得耳聾、眼瞎、腳跛、腿瘸，還是一個

正常人，已經算是很幸運了，那裡還有閒暇抱怨上天呢？你還是回去吧！」

孫休離開後，扁慶子回到房間。過了一會兒，扁慶子仰天長嘆，

學生問說：「老師為什麼長嘆呢？」

扁慶子說：「剛才孫休來，我告訴他，有關道德修養極高之人的德行，我耽心他聽了之後，會感到吃驚，以至於迷惑更深。」

學生說：「不會的。孫休所說的話是對的嗎？老師所說的話是錯的嗎？錯誤本來就不可能迷惑正確的。孫休所說的話是錯的嗎？老師所說的話是對的嗎？他本來就是因迷惑才來請教的，又有什麼過錯呢？」

扁慶子說：「不是這樣的。從前有隻海鳥，飛到魯國的都城郊外休息，魯國的國君很喜歡海鳥，用太牢來宴請它，奏《九韶》樂曲來取悅它，海鳥竟然憂愁悲傷，目光迷離，不吃也不喝，這叫做按人

的生活方式來養鳥。如果按鳥的生活方式養鳥，就應該讓它棲息在幽深的森林，浮游在大江大湖，讓它吃泥鰍和小魚，這本是極為普通的道理。如今的孫休，只是一個孤陋寡聞的人，我把道德極高修養的德行告訴他，就好像用馬車來載小老鼠，用鐘鼓的樂聲來取悅小鴳雀一樣，他怎會不感到吃驚呢？」

會意

不明其理莫行其事　突兀行事必然自誤
依理而行自然無失　依道修身除妄可悟

31 木不材壽（山木）

大小不拘適才適用　事理融通應用無窮
沒有障礙自然不窘　通情達理可以稱雄

天地萬物各有其生存之道，依其道順其理合其性行事，自然可以暢通無阻而吉祥如意；背其道違其理逆其性行事，當然到處受阻而禍害連連。雖然人人都想吉祥如意，不想禍害不斷，但大多不明其理不知其性不依其道，所以想得幸福卻得不到，不想遭禍卻禍殃頻傳。事理有時從表面，是不容易看清楚的，必須要靜下心來，仔細去觀察，審慎去評估，才能做出漂亮的決定。

老子在《道德經》第三十九章說：「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

下貞，其致之一也。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貞而貴高將恐蹶。」「一」為道的另稱，代表有形的源頭，是宇宙能量的總滙，能擁有「一」的能量，諸事順暢，萬事如意。

莊子在此篇，以無用之樹，不被砍伐；不叫之鵝，卻被宰殺，來說明事理的對待性，與其適應性。如果只是停留在表面的判斷，必然失去合情合理的作為。因而老子在《道德經》第十五章說：「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唯不可識，故強為之容。」可見明理者與不明理者，見解作為是不同的。

有一次，莊子走在山中，看到一棵大樹，其枝葉非常茂盛，有一個伐木的人，站在樹旁邊，卻不動手去砍伐它，莊子問他：「為什麼不砍這棵樹呢？」

伐木的人說：「因為這棵樹沒有什麼用處。」

莊子說：「這棵樹就是沒有什麼用處，所以才能夠享天年啊！」

莊子走出山，來到朋友的家中住宿。朋友非常高興，就叫童僕去殺一隻鵝，來款待莊子。童僕問主人說：「一隻鵝會叫，一隻鵝不會叫，要殺那一隻呢？」

主人說：「殺那隻不會叫的。」

第二天學生問莊子說：「昨天在山中的大樹，因為沒有用處，所以才能享有天年。然而主人的鵝，卻因沒有用處而被殺掉，老師您怎麼看待這件事情呢？」

莊子笑著回答說：「我是這樣看有用和沒用的。處於有用和沒用之間，好像是合乎大道，卻並非真正與大道相合，所以無法避免遭受拖累。如果能夠順應自然，而且能夠自由自在地遊樂，就不是這樣了。沒有讚譽也沒有詆毀，有時能像龍一樣騰飛，有時能像蛇一樣蟄伏；能隨著時間遷移而變化，而不願偏滯於某一方面；可以進取也可

以退縮，一切以和諧為考慮，遨遊在萬物初始的狀態；能役使萬物，卻不被萬物所役使。能夠如此，怎會受到萬物的拖累呢？這就是神農、黃帝的處世原則。」

接著又說：「至於說到萬物的真情，有關人類的倫理傳統，就不是這樣了。有聚合就會有分離，有成功就會有失敗；棱角銳利就會受到挫折，尊顯就會受到非議，有為就會受到虧損，賢能就會受到謀算，無能就會受到欺侮，怎可偏滯於某一方面呢？可悲啊！學生們要謹記，只有歸向自然，才是唯一的出路。」

會意

明理之士唯道是從　善解事物互能相容

萬物源頭本來是空　不明其理才生驚恐

32 豹皮亡身（山木）

甚愛大費多藏厚亡　難得之貨令心發狂
心內空虛外表必裝　智者有慧遇事不慌

莊子在此篇，藉著市南宜僚與魯侯的對話，恰能闡述老子在《道德經》第四十四章所說：「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的道理。

當時有一位熊宜僚，因家居市南，被稱為市南宜僚的人，前去拜見魯侯（即魯哀公），看到魯侯面帶憂色。市南宜僚說：「君王為何滿臉愁容呢？」

魯侯說：「我學習先王治理國家的辦法，繼承先帝的事業；我敬仰鬼神尊重賢能，身體力行，不敢有一點點的怠慢，可是仍不能使魯

國免於災禍，所以我很憂慮。」

市南宜僚說：「您消除憂患的方法，太過膚淺了。皮毛豐厚的狐狸，以及斑斕花紋的豹子，棲息在深山野林中，隱伏在巖穴山洞裡，是多麼的安靜；夜裡出來活動，白天隱居休息，是多麼的警惕；即使是饑渴，也是隱形潛蹤，還要小心翼翼地遠離江湖，到山中去覓求食物，這是多麼的謹慎。即使是這樣，還是不能避免陷入獵人所設的陷阱和機關。這兩種動物有什麼罪過呢？其實是它們自身的皮毛，給它們帶來的災禍。現在魯國不就是為君王，帶來美麗皮毛的禍患嗎？我希望您能剖空身形捨棄皮毛，蕩滌心智擯除慾念，進而逍遙於沒有人跡的原野。在遙遠的南方，有一個城市，名叫建德之國，那裡的人民純厚且樸實，很少有私慾；只知道耕作而不知儲備，幫助別人，從不希望圖報；不知道道義要如何用，不知道禮儀如何行；隨心所欲，從來不約束自己的行為，卻能和大道相一致。他們生時自得而樂，死時

安然而葬。我希望君王捨得放棄魯國的權位，拋棄世俗的觀念，進而跟大家相輔相成，並行而不背。」

魯侯說：「要去那裡，路途遙遠而且艱險，又有江河山嶺阻隔，我既沒有船也沒有車，要怎麼辦呢？」

市南宜僚說：「如果君王能夠不憑藉自己的地位傲視他人，不留戀自己原來的地位、生活，便可以以此來當您的車子。」

魯侯說：「那裡道路遙遠，又無人居住，我和誰相伴呢？我既沒有糧食，也沒有食物，怎麼能夠到達那裡呢？」

市南宜僚說：「減少您的耗費，節制您的慾念，雖然沒有糧食，也是充足的。您渡過江河，浮游大海，一眼望去看不到邊際，愈向前行愈看不到盡頭。送行的人都從河岸邊回去，您從此將遠離塵世的生活，進入那廣闊的精神世界。所以說，統治他人，必須要受勞累；受制於別人，一定會憂心。堯從不役使他人，也從不受制於人。我願意

滅除您的牽累，除去您的憂患，而只是和大道一塊兒，遨遊在廣闊空虛的境界。坐著船渡河，突然有條空船碰撞過來，即使心地最偏狹，性子最火爆的人，也不會發怒。但如果有一個人站在那條船上，他就會大聲呼喊，要對方把船駛開。呼喊一次沒有回應，兩次沒有回應，到第三次時，必定會罵聲不絕。剛才之所以不發怒，現在卻會發怒，是因為剛才的船是空的，沒有讓您發怒的對象。如今有人在船上，你的怒氣有了對象。一個人如果能聽任外物，處世無心，而能自由自在遨遊於世，誰又能夠傷害他呢？」

❖會意❖

豹因皮毛喪失生命　紅顏薄命因美難寧
世人著相心難清淨　心中淨空本性必明

33 甘井先竭（山木）

美果先食　甘井先竭　過與不及　可擊其懈
貴在守中　善惡皆業　隨緣了業　即是超越

世間之所以不平靜，都是慾望惹的禍，慾望來自於自私心所產生的貪戀。當需求互相衝突，為了顧全自己的利益，不惜傷害他人，當然就會有爭戰的情形發生，所以老子在《道德經》第二章說：「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當起了分別心，就會有好惡的分別，取好棄惡的現象，將是層出不窮，成為爭戰不已、紛亂不斷的主因。

所以老子又在《道德經》第三章說：「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智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

無不治。」告訴我們治亂之道，在於清淨心源，使自己的本性出來作主，才有足夠的定力，面對環境的壓力，不受外境的誘惑所影響。莊子在此篇，藉著孔子率領學生，在陳蔡絕糧一事，闡揚其治世的理念。

孔子帶領學生周遊列國，一群人來到陳國和蔡國之間受困，七天七夜不能夠生火煮飯。大公任前往去慰問，說：「您快要餓死了吧？」

孔子說：「是的。」

大公任又問說：「您討厭死嗎？」

孔子說：「是的。」

大公任說：「我來跟您談談，不死的方法。在東海裡生活著一種鳥，它的名字叫做意怠。這種鳥飛得又低又慢，好像不能飛行似的；它們總是要在別種鳥的引領下，才能飛翔；當棲息的時候，又和別種鳥擠在一起；前進時不敢飛在最前面，後退時不敢落在最後面；吃東

西時不敢先動嘴，總是吃別的鳥所剩下來的。因此它們在鳥群中不被排斥，人們終究也不能傷害到它，因此能夠免除禍患。」

接著又說：「挺拔的樹木總是先被砍伐，甘甜的井水總是先遭枯竭。您的心思用在禮儀上，想要喚醒愚昧；注重修養，以便彰顯別人的濁穢；毫不掩飾地炫耀自己，就如同舉著太陽和月亮走路，所以免不了要遭受災禍。從前我聽盛德的人說過：『自我誇耀的人，沒有功績；功績成就而不知退隱的人，必定會失敗；名聲顯赫而不知韜光養晦的人，必定會遭到損傷。』誰能夠擯除功名，而且還原到普通人一般，大道廣為流傳，個人卻能韜光隱居；道德能盛行於世，個人卻能藏譽匿耀，不處其名；純樸平常，可以和愚狂的人一樣；削除形跡捐棄權勢，不求取功名。因此不會去譴責他人，他人也不會責備您。道德修養極高的人，不求聞名於世，您為什麼偏偏喜歡名聲呢？」

孔子說：「說得好真實啊！辭別朋友故交，離開眾多弟子，逃到

山澤曠野；穿獸皮麻布做成的衣服，吃一些野果；進入獸群而獸不驚，進入鳥群而鳥不怕。連鳥獸都不討厭他，更何況是人呢？」

會意

有德有能安然自處　韜光養晦走穩腳步
融入萬物大道為主　超然物外何樂何苦

34 千金之璧（山木）

至善本性貴於千金　名利愛情難比誠信
修學道德莫若誠心　口說萬句莫如行勤

老子在《道德經》第九章說：「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常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世人不明大道真理，經常追求外在的名利愛情，卻不知這些都是德量的轉換品，沒有足夠的德量，如果以不如法爭得，不但不能安心享受，必會招來災禍而削去，不如沒有來得安穩。

老子又在《道德經》第六十二章教導我們，能夠守道積德，才能獲得尊貴的幸福與榮耀，他說：「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

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日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故為天下貴。」能明白大道，居於自身的本性中，是人間幸福美滿的根本所在，能保有清淨的本性，獲得心靈的安詳，身體的健康，然後擁有名利愛情，才能真實而正確地享有。否則，不顧本性的清白，只顧爭名奪利，橫刀以奪愛，製造罪惡，自招禍殃，雖有財富地位，又怎能安心享受呢？所以莊子在此篇，假藉孔子與子桑雽（讀戶）的對話，來闡明外在的名利，如千金之璧，價值不如天性。

有一天，孔子向一位得道的隱士，名叫子桑雽，請教說：「我兩次在魯國被驅逐，在宋國連樹蔭都不讓我休息，在衛國拒絕我進城，在商、周之地窮苦潦倒，在陳國、蔡國之間受到圍困。我雖然遭遇那麼多的艱難險阻，卻從不放棄，親朋故交卻愈來愈疏遠我了，學生友人們也不斷離我而去，這是為什麼呢？」

子桑雽回答說：「難道您沒有聽說過，假國人逃亡的故事嗎？有

一個叫林回的人，丟棄了價值千金的玉璧，卻揹著一個嬰兒往前跑。有人議論說：『你說他是為了錢吧？一個嬰兒值不了幾個錢；你說他是怕玉沉重嗎？一個孩子可比玉還要重得多。丟棄價值千金的玉，卻揹著嬰兒往前跑，這是為什麼呢？』林回說：『價值千金的玉，跟我是以利益相聯繫的；這個孩子與我，可是以天性相聯繫的。』以利益相聯繫的，遇到困厄、災禍、憂患與傷害，就會相互拋棄；以天性相聯繫的，遇到困厄、災禍、憂患與傷害，就會相互包容。相互包容與相互拋棄，這差別太遠了。而且君子的交往淡如水，小人的交往甜如美酒；君子淡泊卻心地親近，小人甘甜卻利斷義絕。那些無緣無故走在一起的人，也會無緣無故地分離。」

孔子說：「敬聽您的教誨。」於是他慢慢地離去，又悠閒自在地走回來，終止了有為的學術，丟開書簡，學生沒有侍奉在身邊，對老師的敬愛，卻比以前更深厚了。

有一天，子桑雩又說：「舜在臨終時，對禹說：『你要警惕啊！儀容舉止最好是順其自然，情感最好是坦率直白。順其自然，就不會和事物相背離；坦率直白，就不會勞心費神。不背離不勞神，那就不需要用紋飾來裝扮儀容；不需要用紋飾來裝扮儀容，當然就不必求於外物了。』」

❖會意❖

天性之美超過萬物　淨化心靈必可覺悟
時時反省以免自誤　修道修心行正為務

35 螳螂捕蟬（山木）

螳螂捕蟬後有危機　高興之餘必生惑迷
提高警覺隨時隨地　看好心性微過必滌

世人常計較他人的過失，卻鮮少計較自己的過失，這不但改不了自己的過錯，還讓過錯形成災禍，折磨自己的身心；同時還因批判他人的過失，讓人心生不悅而加以反擊，不但於己無益，更增加自己的困擾。人人都很在意眼前的危機，卻不在乎造成危機的原因，所以經常為目前的困境險難，耽心受怕，卻難逃業力的報應。這種觀前不顧後的行為，如果不加以反省，適度改進，將使自己永遠生活在噩夢之中。

老子在《道德經》第六十三章說：「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為其大，故能成其

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這是老子在教導我們，待人處事的態度，要事事小心，處處謹慎，自然能化困難為容易。莊子在此篇，以「螳螂捕蟬」的故事，來提醒我們，不可因一時的高興，忘了自己的處境，卻因此失去了生命。

有一天，莊子到雕陵的地方，進入栗樹林遊玩，看到一隻奇異的怪鵲，從南邊飛了過來，翅膀寬達七尺，眼睛大約一寸，碰到莊子的額頭之後，停歇在栗樹林裡。

莊子說：「這是什麼鳥啊！翅膀那麼大卻不能遠飛，眼睛那麼大卻看不到東西？」於是提起衣角，悄悄地走了過去，拿著彈弓靜靜等待，在適當的時機打鳥。這時突然看到一隻蟬，正在樹蔭裡，享受美好的休息，卻忘記本身的安危；它的身後有一隻螳螂，躲在樹葉後面，準備見機捉蟬，螳螂眼看就要得手，高興地把自己都忘掉了。那知鵲鳥認為這是最好的時機，緊隨其後，眼看就要捕到螳螂了，高興

得把自身的真性都喪失了。這時莊子驚恐又警惕地說：「啊！世上的物類，原本就是互相牽累，互相爭奪。兩種物類之間，也總是以利相互招引。」

莊子於是扔掉彈弓，轉身快步離去，那管理栗園的人，以為他是來偷栗子的，就追著他責罵。回到家中，整整三天三夜，心情非常不好，他的學生藺且跟隨一旁，問說：「老師最近這幾天為何都不高興呀？」

莊子說：「我專心留意外物的形體，卻忘記自身的處境，看多了混濁的水，卻對清澈的水，反而感到迷惑。並且我從老師那裡聽說：『到一個地方，就要順從當地的習慣與禁忌。』在雕陵園裡遊玩時，我忘了自身的處境，讓奇特的鵲鳥碰到我的額頭，遊玩於栗林時，又喪失自身的真性，使守園的人不理解我，而受到侮辱，所以我很不開心。」

從歷史的資料來看，世人得意時，最容易忘了自己，這時正是犯下錯誤最容易的時機。因而當我們有機會位處高位，擁有財富，更應該要謹言慎行，小心處事，待人更要謙卑，才不致於因享福而造下惡業。財富與地位，都是福報，是累劫積德而來，如果因為一時的享受，卻造下萬劫不復的災難，是非常冤枉的事情。

會意

積德不易享受德消　行道不易執著難了

言行謹慎不可驕傲　欲凝至道積德最要

36 道貌自然（田子方）

自然之道莫著形象　有形無形皆是道樣
超越等觀莫作別想　待以常心可獲吉祥

老子在《道德經》第八章說：「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水猶如天地，善於利益萬物，為我們日常生活重要的資源。沒有了水與天地，萬物將無法存活，其對萬物有許多的好處，卻不自邀功。然而世人日用而不知，經過聖人提醒，我們似乎有些領會。聖人學習天地與水的精神，默默地利益眾生，其功高其德廣，卻不自伐己之善，不誇己之能，不耀己之功，由於此無為的精神，所以其本性能入道。莊子在此篇，藉著田子方對魏文侯稱讚谿工時，襯托其老師

東郭順子的自然無為。

魏文侯是戰國時期魏國的統治者，姬姓，魏氏，名斯，在西元前四四五年繼魏桓子之位，西元前四二四年，稱侯改元，並於西元前四〇三年，與韓、趙兩家，一起被周威烈王冊封為諸侯，西元前三九六年過世。田子方，姓田，名無擇，字子方，魏國的賢人，魏文侯的友人，是孔子弟子子貢的學生，其道德學問聞名於諸侯，魏文侯慕名，聘他為老師，對他非常禮遇。谿工，姓谿，名工，是魏國的賢人，深受田子方的尊重。東郭順子，魏國的得道真人，名叫順，因居於東郭的地方，所以尊稱為東郭順子，也是田子方的老師。

有一天，田子方陪坐在魏文侯身邊，多次稱讚谿工。

魏文侯問說：「谿工是您的老師嗎？」

田子方說：「不是我的老師，是我的鄰居，他平時的言論談吐，總是十分中肯恰當，所以我很稱讚他。」

魏文侯問說：「那您沒有老師嗎？」

田子方回答說：「有。」

魏文侯又問說：「那您的老師是誰呢？」

田子方回答說：「是東郭順子。」

魏文侯再問說：「那麼為何不曾聽過您稱讚他呢？」

田子方回答說：「他的為人十分真樸，相貌與普通人一樣，然而其內心卻合於自然，知道順應外在的事物，而且還能保持固有的真性，心境清虛而能包容外物。對於不能符合真道的人，老師便會嚴肅地指出，使他能夠醒悟，從而使人的邪惡念頭，能夠自然消除。我這個當學生的，能夠用什麼言辭去稱讚老師呢？」

田子方離開後，魏文侯若有所失，整天不說話，召來身邊站立的侍臣，對他們說：「實在是遙不可及啊，這德行完備的君子！起初我以為聖智的言論，以及仁義的品行是最高尚的。今天我聽了田子方，

談及他老師的情況，我感覺到身體好像是散開了，不知道該做些什麼？嘴巴好像被封住了，不知道該說些什麼？我過去所學到的，只不夠都是像一些泥塑偶像一樣，毫無真實價值的東西，魏國也只是我的拖累罷了。」

會意

37 太公釣魚（田子方）

太公釣魚離開水面　願者上鉤欲者上前
任人用人必以其賢　莫用私心災禍自免

老子在《道德經》第十章說：「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為乎？天門開闔，能無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修道之士，能入此玄德之境，將可逍遙自在暢遊於天地萬物之間，那時自然就與心神合一，狀如嬰兒的天真，心地光明毫無污染，愛民如子卻居常心。是以能如聖人一般，學習大道生養萬物而不據有，興作萬物而不居功，成長萬物而不掌控，這就是瀟脫自在。

莊子在此篇，藉著姜太公釣魚的故事，來闡揚無為大道的精神，生而

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的特色，證實了老子在《道德經》第三十四章所說：「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愛養萬物而不為主。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焉而不為主，可名於大。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有一天，周文王到臧地（近渭水，在西安附近）去巡視，看到一位老人在水邊垂釣，他雖然坐在那邊釣魚，卻又不像在釣魚，因為他的釣　是懸在水面上。

周文王想要重用他，把朝政交給他處理，可是又耽心大臣和宗族不服氣；打算就此放棄此人不用，卻又不忍心使天下百姓，得不到賢人的恩澤。於是在大清早就召來諸大夫，說：「昨晚我夢見一位非常賢良的人，他的面色黝黑，兩頰長有長長的鬍鬚，騎著一頭斑駁的雜色馬，而且四隻馬蹄的半邊都是紅色的，他命令我說：『把你的朝政，託付給那位臧地的老者，百姓的痛苦就幾乎都可解除了。』」

諸位大夫驚恐不安地說：「這個顯夢的人，就是君王的父親啊！」

周文王說：「既然如此，那就讓我來占卜這件事情吧！」

諸位大夫說：「這是先君的命令，君王不必憂慮，那裡還用得著占卜呢？」

周文王於是迎來這位臧地的老人，並且把朝政委托給他。老人執政以後，以前的典章法規，都沒有更改，一紙新的政令，也沒發佈。三年之後，周文王在國內遍地考察，見到各地的私黨全都解散了；各級長官再也不為自己立碑，誇耀功德了；不同量器，不再進入國內使用。各地的私黨解散，政令就能夠通達而上下同心；各級長官，不再誇耀個人的功德，大家就能夠同心協力；不同的量器，不再進入境內，諸侯也就不再生出異心。

周文王於是拜臧地的老人為老師，以臣子的禮節，恭敬地向他請

教說：「這樣的政事，可以推行於天下嗎？」臧地老人默默不作回應，漫不經心地告辭離去。早晨還接受周文王的徵詢，夜晚就逃跑了，從那之後，就再也聽不到他的消息。

顏淵問孔子說：「難道周文王還沒有達到聖人的境界嗎？為什麼還要假托於夢呢？」

孔子回答說：「閉上嘴巴，不要再說了，文王算得上最完美的聖人了，你怎能隨意評論和指責呢？他只不過是短時間內，順應眾人的心態罷了。」

會意

行事瀟灑來去自如　公心一片私心自除

居心不善終必招苦　有功不居神人共慕

38 不計毀譽（田子方）

三進三出不計毀譽　真心為民就無委屈

不攀名利卻合天律　自由自在人生如旅

老子在《道德經》第十三章說：「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若驚？寵為上，辱為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為天下者，可以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者，可以託天下。」此色身得來不易，是累世功德的成就，因而要善用此世降生為人，這一個難得的機會。此身可以了業了願積德，此身亦可造業毀願敗德，一念之間，將來的果報，將有天壤之別。古人說：「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是百年身。」人生苦短，稍縱即逝，稍一不慎，萬劫不復。善用此身，藉假以修真，證

悟以回天。

此篇是莊子藉孫叔敖與肩吾的對談，孔子聽了之後，說出自己的心得，這正是莊子所用撰寫《莊子》一書的筆法，藉此以闡揚他對世事的看法。

孫叔敖（西元前約六三〇年至前五九三年），河南淮濱縣人，春秋時傑出的政治家，西元前六〇一年當楚國的宰相，輔佐楚莊王施教導民，寬刑緩政，發展經濟，政績赫然。肩吾，是當時的一位隱士。

有一次，肩吾向孫叔敖問說：「您三次出任令尹，卻不顯出榮耀的驕泰；又三次被罷官，也沒有露出憂愁的神色。剛開始我對您，確實不敢相信，如今看到您的神態，是那麼的歡暢自適，您的心中到底是怎麼想的呢？」

孫叔敖回答說：「我那裡有什麼過人之處呢！讓我當官，我無法推卻；不讓我當官，我也無法阻止。我認為官位的得與失，都不是

我自己所能夠決定的，所以我不會感到憂愁，我那裡有什麼過人之處呢！況且我一直不知道，這官是別人當的好呢？還是我當的好呢？如果別人當官，那就與我無關；如果是我當官，那就與別人無關。一旦我當了令尹，我就應當安心將政事處理好，那裡還有閒暇去顧及榮華富貴呢！」

孔子聽了這件事情之後，說：「古時候的真人，智者說服不了他，美色影響不了他，強盜搶奪不了他，就連伏羲與黃帝，也不能與他交為朋友。連生死這種大事，也都不能使他有所改變，更何況是爵位與俸祿呢？像這樣的人，他的心神穿越大山，也不會有所阻礙；潛入水中的深淵，也不會沾濕。他身處卑微，不會感到疲困；他的精神，充滿整個天地。將自己奉獻給別人，卻感覺愈是充實富有。」

來到人間，只是依天命完成責任而已，不必用太多的心機，說出過多的語言，表達更多的行為，攀附繁多的機緣，刻意去計較名利、苦勞，那

只能讓自己活得不快樂、不自在而已。通情達理的人，總是默默地耕耘，事來則應，事去則靜。事過一切歸於平靜，是讓自己生活品質提昇最佳的方法，老子在《道德經》第八十一章告訴我們：「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不積，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

會意

遇障不氣順心如意　遇障生氣氣壞自己

藉事磨練智慧開啟　學得圓滿證入菩提

39 知者不言（知北遊）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執德怕失其德必失

大智若愚不愚不癡　證悟本性長壽不死

達摩大師在《悟性論》說：「人有上中下說：下智之人，妄興福力也，妄見化身佛；中智之人，妄斷煩惱，妄見報身佛；上智之人，妄證菩提，妄見法身佛。上上智之人，內照圓寂，明心即佛，不待心而得佛智，知三身與萬法，皆不可取不可說，此即解脫心，成於大道。」化身佛、報身佛、法身佛等三身佛，以及一切萬法，都是權設方便之法，若執著此名相，就無法進入大道之門。證悟之人，必可明白而不被名相所繫縛。莊子在此篇，編造知、無為謂、狂屈的名字，再託言黃帝來說明「悟道」的層次。

有一天，有一位叫知的人，向北來到玄水邊遊玩，登上名叫隱弅（讀焚）的山丘，在那裡正好遇到了無為謂。知對無為謂說：「我想向您請教一個問題，要如何思索考慮，才能夠懂得道呢？要怎樣處置行事，才能持守道呢？要通過什麼途徑，用什麼方法，才能獲得道呢？」

問了好幾次，無為謂都不回答，他不是不回答，而是不知道如何回答。

知沒有從無為謂那裡得到解答，於是回到白水的南岸，登上名叫狐闋（讀確）的山丘，在那裡見到了狂屈。知又把這個問題，拿來請教狂屈，狂屈說：「唉！我知道怎樣回答，我告訴您。」當他正想說的時候，卻又忘記要說的話。

知從狂屈那裡，也沒有得到答案，便轉身回到黃帝的住所，見到黃帝後，又向他請教之前的問題。黃帝說：「沒有思索，沒有考慮，

才能夠懂得道；沒有定處，沒有行動，才能持守道；不用途徑和方法，才能獲得道。」

知於是問黃帝說：「我和您都知道這些道理，無為謂和狂屈都不知道這些道理，那麼誰是正確的呢？」

黃帝說：「那無為謂是正確的，狂屈接近正確；我和你則始終不能接近道。知道的人不談論道，談論道的人不懂得道，所以聖人施行的，是不言的教化。道是不可能靠言傳來獲得，德是不可能靠談話來達到。仁可以去做，義可以損壞，而禮儀是可以互相欺騙的。所以說：『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這禮是華麗的外表，卻是亂的禍首。』所以說：『為道的人日損，損之又損，損至於無為，知道無為的真諦，才能無所不為。』現在我們面對著一個有形的世界，想要在精神上回歸虛無的本性，難道不是很困難嗎？假使有人能夠輕易得到，恐怕只有得道的人。」

接著說：「生是死的源頭，死是生的開始，誰能知道它們的端緒呢？人的誕生，是氣的聚合，氣的聚合，形成了生命，氣的離散便是死亡。如果死與生，都是同類相依的，那麼對於死亡，我又害怕什麼呢？所以萬物說到底，都是同一源的。如此，把美好的東西看作神奇，把討厭的東西看作腐臭，腐臭的東西，又可轉化為神奇；神奇的東西，可以再轉化為腐臭。所以說，天下萬物，都是同一氣的轉化而已，因此聖人看重在萬物同一源。」

會意

垃圾肥料本是同物　煩惱菩提居於同處
眾生仙佛差在證悟　明智愚癡皆本性初

40 每下愈況（知北遊）

道在何處何處無道　不分貴賤皆是道造
不論大小不分粗毫　守好心性一直到老

宇宙萬物，同出一源，大道所化，大到無外，小到無內，無所不在，無物不是。世人命運，是福是禍，是生是死，是窮是通，是貧是富，是貴是賤，是存是亡，是得是喪，都是大道依據因果報應的法則，所顯現出來的現象。莊子在此篇，藉著東郭子向他請教的機會，將大道幻化成萬物的情形，從大至小，從上至下，從尊至卑，從貴至賤，說明道無所不在。

有一天，東郭子向莊子請教說：「世人所說的道，到底存在什麼地方呢？」

莊子回答說：「大道無所不在。」

東郭子說：「您一定要告訴我，具體存在的地方才可以。」
莊子說：「在螻蛄和螞蟻的洞穴裡。」
東郭子疑惑地說：「怎麼會在這樣卑下的地方呢？」
莊子說：「在稻田的稗草裡。」
東郭子說：「怎麼愈來愈低下呢？」
莊子說：「在瓦片磚塊中。」
東郭子說：「怎麼愈說愈不著邊際呢？」
莊子說：「在屎尿裡。」東郭子聽了之後，再也不說話了。
莊子說：「先生的問題，本來就沒有觸及道的本質。就好像一個叫獲的市場管理員，向屠夫詢問說：『如何用踩踏豬，來檢驗豬的肥瘦。』一樣。我只能告訴你，愈是往下踩，愈能知道肥瘦的真實狀況。你不能要求我，證實道在哪一事物裡，因為所有的東西都在道中。最高的道是這樣，所有抽象的概念也是這樣。萬物、言論和

大道，都遍及各個角落，它們的名稱各異，實質卻是相同，它們的宗旨，都是歸於同一源頭。」

莊子接著說：「我們可以想像，一起去遊歷，一個什麼也沒有的地方，綜合來說，宇宙萬物的變化，是沒有窮盡的。我們再想像，一起去順應自然，而什麼也不用做，實在讓人感到恬淡而寂靜，廣漠而清虛，和諧而安閒。我的心常常處於虛空寂寧之中，本來就沒有要去的地方，也不知道應該去那裡，所以我總在無意中無形而動，順應自然，走到那裡就算到那裡。我們來來往往地忙著，卻不知道那裡是我們最後的歸宿；放縱我的思想，遨遊在無際的虛空中，大智慧的人契入大道，然而從不了解它的終極。」

接著再說：「造就萬物的道，和萬物的本身，是沒有界限的，而物與物之間，是有分界的，就是物與物之間的界限。我用沒有分界的道，來看待有分界的物，就如同你用認識有形物的方法，來要求我回

答沒有邊界的道一樣。世人所說的盈滿、空虛、衰退、減損，都是就有形的物而言。這種盈滿或空虛，並不是真正的盈滿或空虛；衰退或減損，也不是真正的衰退或減損；根本或末節，也不是真正的根本或末節；積聚或離散，也不是真正的積聚或離散。」

會意

大道造化無所不在　愚者不信胡亂疑猜

智者透徹萬法道載　不憂不懼勇往直邁

41 道不可言（知北遊）

道不可言每言皆道　道難言盡靜默是寶
適巧言語不在多少　言多必失守中即好

老子在《道德經》第十四章說：「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恍惚。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莊子在此篇，以虛構之名、太上之神與神農之間，編造出故事，以說明道的有形及無形。

妸荷甘和神農，一同在老龍吉的地方學習。神農大白天關著門，靠在几案睡覺。在中午的時候，妸荷甘推開門進去，說：「老龍吉死

了。」神農拄著拐杖，站起身來，啪的一聲，丟下拐杖大笑起來，說：「老龍吉知道我孤陋寡聞、心志不專、怠慢荒唐，所以丟下了我死了。完了，老師還沒有告訴我至言，就死去了啊！」

弇堈吊（讀眼剛掉）聽到這件事，就說：「體悟大道的人，天下有道之士都將歸附。如今老龍吉連道的毫毛尖端的萬分之一，都還沒得到，尚且知道深藏他的言論而死去，更何況真正體悟大道的人呢？大道看似沒有形體，聽似沒有聲音。世人對它的議論，既昏昧又晦暗，所以這些人所談論的道，實際上並不是真正的道。」

於是泰清向無窮請教，說：「您懂得道嗎？」無窮回答說：「我不懂道。」

於是泰清又問無為，無為回答說：「我懂得道。」泰清又問說：「您懂得道，道有什麼規則嗎？」無為說：「有。」泰清說：「道有什麼規則呢？」無為說：「道可以使物尊貴，也可以使物卑賤；可以

使物聚合，也可以使物離散，這就是我所了解道的規則。」

泰清把上述的話告訴無始，向他請教說：「就是這樣，無窮說他不懂得道，無為說他懂得道，他們誰對誰錯呢？」無始說：「說不懂得的，是對道認識深刻的人；說懂得的，是對道認識膚淺的人。說不懂得的，是從內心深處去體悟道；說懂得的，只是懂得道的一點外在形式而已。」

於是泰清仰天感嘆地說：「說自己不懂的，是真正懂得；說自己懂得的，是真正的不懂。那麼有誰能懂得，不知道的知道呢？」

無始說：「真道是不可能被聽到的，能聽到的就不是真道；真道是不可能被看到的，能看到的就不是真道；真道是不可能被言傳的，能言傳的就不是真道。要曉得有形的物，之所以具有形體，正是產生於無形的道啊，因此大道不可以稱述。」

無始又說：「凡是有人詢問有關道的問題，隨口就回答的，就是

不懂得道。不僅如此，那個詢問道的人，也不曾了解過道。因為道是不能拿來問的，問了也得不到答案。不能提問的問題，卻一定要問，這是在詢問空洞無形的東西。沒有答案，卻勉強要回答，是因為對道並不了解。內心無所得，卻期望回答空洞無形的提問，像這樣的人，對外不能觀察廣闊的宇宙，對內不能了解自身的本源，所以這些人，都不能夠超越有形的世界，也不能遨遊於太虛之境。」

會意

無極之始稱為無始　成就萬象萬事萬物
玄妙難言智慧能悟　本源淨空一切歸無

42 化與不化（知北遊）

化與不化莫要牽掛　適時適處適當感化
莫著外相錯過鮮寡　證在清淨心性昇華

達摩大師在《血脈論》說：「諸法無修無證，無因無果。佛不持戒，佛不修善，佛不造惡，佛不精進，佛不懈怠，佛是無作人。但有住著心，見佛即不許也。佛不是佛，莫作佛解。若不見此義，一切時中，一切處處，皆是不了本心。若不見性，一切時中擬作無作想，是大罪人，是癡人，落無記空中；昏昏如醉人，不辨好惡。若擬修無作法，心明自性，然後息緣慮。若不見性得成佛道，無有是處。」真正悟道的人，不著於形相，已入佛地，不必修證，不造因果，不用持戒，不用修善，不會造惡，不必精進，不會懈怠，不再造業。如果還在言修善除惡，表示還在修程

中，尚未至究竟地。

老子在《道德經》第二章說：「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聖人雖處世間，其修為已超然物外，不為人間俗務所左右。修道必須以此為目標，超越陰陽、有無、善惡、難易、長短、高下、大小、前後、內外、真假、是非、遠近、成敗、顯隱、明暗…的對立，才能相輔相成、扶圓補缺而達於絕對的真境。大道的真境是淨空，無任何雜質，否則將因雜質而顯現雜訊，由此產生因果關係。莊子在此篇，假藉顏淵向孔子請教，由孔子回答，其內容正是莊子所要表達的意思，只是藉用孔子之名，以引人注意。

有一次，顏淵問孔子說：「我曾經聽老師說：『不要有所送，也不要有所迎。』請問老師，一個人要怎樣居處與閒遊呢？」

孔子回答說：「古時候的人，隨外物變化而內心保持不變；現在

的人，內心多變，卻無法隨著外物的變化而去變化。能隨著外物變化的人，就是因為內心能持守純一不變。他能安於變化，也能安於不變化。要能安然自得地，與外在的環境相順應，就必須合乎分寸。豨韋氏的苑囿，黃帝的果林，虞舜的宮室，商湯、周武王的房舍，都是他們養心的好地方。」

接著又說：「那些稱為君子的人，有如儒家、墨家之流，還要用是非好壞，來相互詆毀，何況現在一般的人呢？聖人與外物相處，並不會去傷害外物，不傷害外物的人，外物也不會去傷害他。正是因為無所傷害，才能夠與人互相來往。」

孔子再對顏淵說：「山林啊！曠野啊！都能使我感到無限的快樂。可是快樂還沒結束，悲哀又接著來到。悲哀和歡樂的到來，我無法阻擋；悲哀和歡樂的離去，我也無法制止。真是可悲啊！世人來到這個世界，只不過是過往的旅客而已。只知道自己所遭遇，卻不知道

很多自己還沒遭遇的；世人只能做自己所能及的事，卻不能做能力所不及的事。」

又說：「有所不知與有所不能，本來就是世人不能避免的，一定要避開自己所不能避開的事，難道不是十分可悲嗎？最好的言論，就是什麼也沒說；最好的行動，就是什麼也沒做。要想讓每個人的認識，全都一致，那實在是淺陋無知的想法。」

❖會意❖

身在五行心性超越　道法無上誓願必學

清靜無為生活簡約　八德具足圓滿無缺

43 管仲薦相（徐　鬼）

管仲薦相不推鮑叔　徹知其性恐其受苦
知人善用隰朋突出　爲國爲民公道正路

《大學》載：「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知人善用，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仇。用人用才，適才適用，不可有恩怨情仇的考量，這將會影響用人的品質，使有才德的人，不能為民服務；使沒有才德的人，卻尸位素餐，影響國計民生可就大了。

《大學》又載：「道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慎乎德，

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因果報應，自作自受，行善積德必獲福報，造惡敗德必遭禍殃。莊子在此篇，以齊桓公問管仲設相之事，表明其治國用人的理念。

管仲（西元前七二五年至前六四五年），名夷吾，又名敬仲，字仲。春秋時期法家代表人物，齊國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潁上（今安徽潁上）人，早年經商，初事齊國公子糾，後經鮑叔牙保舉，被齊桓公任為上卿，尊稱「仲父」。鮑叔牙（？至西元前六四四年），潁上人，世稱鮑叔。相傳為夏禹的後人，杞國公子，敬叔之子，因仕齊，采邑於鮑，故稱鮑氏，春秋時齊國大夫，官至宰相，以知人善交著稱。隰朋，春秋時齊國大夫，齊莊公曾孫，與管仲、鮑叔牙等輔佐齊桓公，齊國大治。

當管仲得了重病時，齊桓公前去探望他，說：「仲父的病已經很重了，不避諱地說，已經到了病危的程度，一旦有了意外，我要把國事託付給誰，比較合適呢？」

管仲說：「君王您想託付給誰呢？」齊桓公說：「鮑叔牙。」

管仲說：「不可以。鮑叔牙為人清白廉正，是個好人。但他對比不上自己的人，從不去親近，而且一旦聽到別人的過錯，終身難忘。讓他去管理國事，對上必定會約束君王，對下必定會忤逆百姓。時間長了，一旦得罪了君王，他也就不會長久執政了。」

齊桓公說：「那麼，誰可以任用呢？」

管仲回答說：「不得已的話，隰（讀習）朋還可以。他的為人，對上不顯示位尊，對下不分別卑微，自愧不如黃帝，又能憐憫不如自己的人。能夠用道德去感化他人的，稱為聖人；能用財物去周濟他人的，稱為賢人。以賢能自居而駕臨於他人之上的人，就不會獲得人

心；以賢能之名而甘居他人之下的人，就不會得不到人心。對於國事，有些事情他會裝聾作啞；對於家事，有時也會視若無睹。不得已的話，隰朋不妨試試。」

❖會意❖

宰相肚量可以撐船　帝王任相興亡有關

智慧高超品行正端　施得仁政舉國盡歡

44 蝸角相爭（則陽）

蝸角相爭其禍乃己　爭權奪利慾望惑迷
若不徹見怎知真諦　和平重在互相歡喜

古德說：「縱經千萬劫，所造業不亡；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自古以來，世人生活在因果報應的循環當中，雖遭其災受其苦，想要出離，卻遍尋無門，不知懺悔以改過，行善以積德，積德以消業。雖輪轉百千萬億劫，仍然在六道中，流浪生死，相爭相鬥，冤冤相報，何時才能了結呢？莊子在此篇，以蝸角相爭的故事，來說明冤冤相報，唯有放下，才能了結。

魏惠王與齊威王訂下盟約，後來齊威王違背了。魏惠王非常生氣，要派人刺殺齊威王。公孫衍將軍知道後，恥笑他說：「您是大國

的君王，卻用普通百姓的手段去報仇。我請求您讓我率二十萬兵，攻打齊國，擄獲齊國百姓，搶奪他們的牛馬，讓齊國國君心急如焚而毒發於背。然後我們就可以攻佔齊國的土地，等齊國大將田忌望風而逃，然後您就可以鞭打齊威王的背，折斷齊威王的脊骨。」

季子知道後，恥笑公孫衍說：「建造十仞高的城牆，既然已經有十仞高了，又把它毀掉，這是建造城牆的人，都以為是痛苦的事。現在已經七年不打戰了，這是王業的基礎。公孫衍實在是挑起禍亂的人，您千萬不能聽他的話。」

華子知道後，也替季子感到羞恥，他說：「極力主張伐齊的人，是撥弄禍亂的人；極力勸說不要伐齊的人，同樣是撥弄禍亂的人，評論這事的人，他自己也是撥弄禍亂的人。」

魏惠王說：「既然是這樣，那要怎麼辦呢？」

華子說：「您還是求教於大道吧！」

惠子知道這件事後，就引見戴晉人。戴晉人對魏惠王說：「有一種蝸牛的小動物，君王知道嗎？」魏惠王說：「知道。」

戴晉人說：「在蝸牛的左角，有個國家名叫觸氏，在蝸牛的右角，有個國家名叫蠻氏。兩國正為爭奪土地而打戰，死去的屍體不計其數。為了追趕打敗的一方，勝利的一方，整整花了十五天才撤兵回來。」

魏惠王說：「咦！這都不是真實的言論吧！」

戴晉人說：「讓我來證實，這些話不是虛偽的。您認為四方上下有盡頭嗎？」

魏惠王說：「沒有盡頭。」

戴晉人說：「知道自己的思想，可以在無窮的境域裡遨遊，再看看人跡所至的土地，內有一個魏國，國中有一個大梁城，城裡有一個君王。君王您與那蠻氏相比有區別嗎？」

魏王回答說：「沒有區別。」戴晉人辭別而去，魏惠王依舊悵然若失。

戴晉人離開後，惠子見魏惠王，魏惠王說：「戴晉人是個了不起的人，聖人都不能和他相提並論。」

惠子說：「吹起竹管，就會有很大的聲音；吹著劍首的環孔，只有微弱的聲音而已。堯和舜都是被世人所讚譽的聖人，但在戴晉人面前稱讚堯和舜，就如同吹出微弱的聲音。」

會意

相融相合天下太平　各執己見勢必難寧

互相爭奪世局難清　相爭相鬥互相罰刑

45 丘里之言（則陽）

同中有異異中求同　異同之相本來是空
皆因妄見植下業種　靜心遠觀心胸恢宏

老子在《道德經》第五十四章說：「修之於身，其德乃真；修之於家，其德乃餘；修之於鄉，其德乃長；修之於國，其德乃豐；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大體是由小體所組成，小體健全，大體才會健全，所以《大學》載：「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此篇是莊子以「丘里之言」為題，假託少知和大公調對話，來詮釋大

道是由萬事、萬物、萬象所組成。宇宙的一切，無論大小、善惡、美醜、老少、男女…等等，都是大道造化。

有一天，少知向大公調求教，問說：「什麼叫做丘里之言？」

大公調說：「所謂丘里，就是聚合十家姓，上百個人，所形成的風氣與習俗；把各個不同的個體，混合在一起，就成為相同的；再把混同的整體離散開來，又成為各個不同的個體。現在專指馬的各個部位來說，都不能稱為馬，但是馬是根據前面所說，各個不同的部份合起來的，只有確立馬的各個部位，並組合為整體，才能稱為馬。所以山丘只是聚集卑小的土石，才能成其高大；江河只是匯集細小的流水，才能成其洪流；偉大的人物，是能採納眾多的意見，才能成其公道。所以從外界反映到內心的東西，雖然自己有主見，卻不執著；由內心向外面表達的東西，即使是正確的，也不願與他人相違逆。四季的氣候不同，大自然並沒有給某一個節令特別的恩賜，因此才能成就

歲月。」

接著又說：「大大小小的官吏，各司不同的職能，國君沒有偏私任何一個，因此國家得以治理；文臣武將的才能各有不同，國君不加偏愛，因而各自的德行才會完備。萬物都有自己的規律，大道沒有偏愛任何一方，所以沒有賦與特別的名稱。因沒有特別的名稱，也沒有特別的作為，因沒有特別的作為，也就能無所不為。時序有終始，世事有變化，禍福在不停地變動。有違逆的一面，同時也有相宜的一面，各自追逐不同的方向，有所獲得，同時也有所損失。就如同山澤中，各種木材都有其用處。再看看大山，樹木和石塊同在一起，這就是所謂的丘里之言。」

少知問說：「既然是這樣，把它稱為道，可以嗎？」

大公調回答說：「不能。現在計算一下物的種類，不少於一萬種，只限以萬物來稱名，這是用數目字最多的來稱述它。所以稱天

地，是形體中最大的；稱陰陽，是元氣中最大的。這道包括了天地和陰陽，因為它很大，所以用道來稱述，是可以的；現在已稱為丘里之言，又怎麼能與道相提並論呢？如果要尋求出其中的差別，就如同狗和馬，其中的差別也就太大了。」

❖會意❖

大道無情生育天地　萬物並育靠其活力
異中有同同中有異　本是同源同歸一理

46 物種源始（則陽）

道生萬物有始於無　難追其終難溯其初
週而復始循環其路　活在當下即能有悟

老子在《道德經》第四十章說：「反者道之動，弱者動之用。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動靜循環，強弱互助，週而復始，這是大自然的現象。莊子在此篇，繼續假託少知與大公調的對答，說明大自然的現象。

又有一次，少知問大公調說：「在四境之內，宇宙之中，萬物的產生是從哪裡開始的？」

大公調回答說：「陰陽之間互相輝映，互相傷害又互相調治；四季互相更迭，互相產生，又互相衰滅。慾念、憎惡、離棄、靠攏，就

如同橋樑一樣，互相連接互相造就。雌性、雄性的分開、交合，於是生成萬物。安全與危難互相變換，災禍與幸福互相產生，長壽與夭折互相衝突，聚合與離散因而形成。這些現象的名稱與實際都能辨認，極為精微之處都能記述下來。有次序地相互更替，總是遵循著一定的軌跡，雙方的運作彼此互相制約，到了盡頭就會返回，有終結就有開始，這些現象都是萬物所共同擁有的規律。言語能夠表達的，智巧能夠運作的，只限於少數的事物罷了。真正體悟大道的人，不追逐事物的去向，不探究萬物的起源，一切議論到此為止。」

少知又問說：「同在齊國稷下的季真，他主張『莫為』；另一位接子，他主張『或使』，兩人的議論，誰最符合事物的真情，誰偏離了客觀的規律呢？」

大公調回答說：「雞鳴狗叫，這是人人都能了解的現象。可是，即使是具有超人的才智，也不能用言語來稱述，自我變化的原因；同

樣，也不能推斷它們將來會怎麼樣。用這樣的道理，來加以推論和分析，有精妙到無與倫比的，有浩大到不能窮盡的，然後依此來主張，事物的產生，是有所為還是無所為，均不能免於被物所拘滯，所以最後都只能是過而不當。接子的主張過於執滯，季真的主張過於虛空。有名有實，代表物的具體形象；無名無實，看出事物存在的虛無。這些都可以言談也可以會意，但是愈是言談，距離事物的真情，就會愈疏遠。」

接著又說：「沒有產生的事物，不能禁止其產生；已經死亡的事物，不能阻擋其死亡。死與生的距離，並不是很遠，它們之間的規律，卻是很難察見。事物的產生，是有所支使，還是全出於虛無，兩者都因為疑惑，從此生出偏執的見解。我觀察事物的開始，它的過去沒有窮盡；我尋找事物的結束，它未來不可限量。既沒有窮盡又沒有限量，用言語表達，是不能盡述與事物相同的條理。然而接子與季真

的主張，用言語各執一端，又和事物一樣，只能說其外在的終始。」

大公調又說：「道是不能用有來表達，也不能用無來描述，其名稱只不過是藉用來的。接子和季真的主張，各偏執於事物的一邊，怎能用來理解大道呢？言語如果圓滿周全，那麼整天談的，都能符合道；言語如果不能周全圓滿，那麼整天談的，也都滯礙於物。道是闡釋萬物的最高原理，言語和緘默，都不足以表述；既不言語也不緘默，評議就有極限了，然而大道是沒有極限的。」

❖會意❖

動靜交錯運作宇宙　有無相生其理明透
週而復始環環相扣　物極必反自然步驟

47 車轍鮒魚（外物）

車轍鮒魚一息奄奄　求救於人捨近求遠
本末倒置如何圓全　違背事理怎生無怨

老子在《道德經》第六十四章說：「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判，其微易散。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幾於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眾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世人相處，和平為尚，和平氣氛基於均衡。當社會貧富差距過大，即是混亂的開始。這是由於人心的自私與貪婪，得不到時想得到，得到之後想得到更多，卻又怕得到之後又失去，因而無所不用

其極，來鞏固自己的慾望，有為與執取成為鞏固慾望的手段，也成為製造混亂的原因。如能知道事情形成的過程，防患於未然，不貴難得之貨，制止貪念的生起，自可治亂於機先。

《中庸》載：「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天生萬物必有用，萬物就在我們生活環境之中，只要人人能夠知曉，一切要善用才會有真正的價值，不要自私與貪著，那只能使諸物的功能，在自私者擁有之下，無法發揮而已。如果能用得適時適機與適度，才能有效發揮其功能來處理問題，雖不能處理於事先，也能即時解決於事後，讓整個社會的任何問題，都能及時得到解決，使大家都能過著平安與快樂的生活。莊子在此篇，藉著「車轍鮒魚」的故事，提醒大家，要能及時將自己擁有的財貨和能力，作有效的發揮，達到救人善物濟事的功能。

莊周的家裡很窮，於是前往監河侯那裡借糧食，監河侯說：「可

以的，我即將要收取封邑之地的稅金，到那時，我打算借給您三百金，可以嗎？」

莊周聽了之後，臉色驟然大變，很不高興地說：「我昨天要來您這裡的途中，聽到有誰在半路上呼喚我。我回頭看看路上，在車輪輾過的地方，有一處小窪坑，裡面有一條鮒魚（即鯽魚）正在苦苦地掙扎，我問它說：『鯽魚，你要幹什麼？』鯽魚回答說：『我是東海水族中的一員，您能夠用些許的水，讓我活下去嗎？』當時我對它說：『可以的，我將到南方去，遊說吳王、越王，請他們引發西江的水，前來迎候你，這樣可以嗎？』鯽魚臉色一沉，生氣地說：『我現在失去與我常相廝守的水，沒有安身之處，不能正常生活了。現在我只要得到斗升之水，就可以存活下來，而您竟然說出這樣的話。那您倒不如早一點到魚乾店去找我算了！』」

世人本具聖佛的智慧，卻不能如聖佛，將大道的功能，發揮得淋漓盡

致，孔子在《中庸》說：「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可見過與不及，都不能將事情處理得恰到好處，是不知中庸之道，不行中庸之道，所造成的原因。

會意

中庸之道不偏不倚　藏於自然並不稀奇
只因不會經常偏離　能行中庸滿懷歡喜

48 堯舜禪讓（讓王）

古聖寡慾堯舜禪讓　爲國爲民無私德昌
後人慾多道德淪喪　爭權奪利行爲囂張

老子在《道德經》第四十八章說：「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矣。故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因而想要取天下而治理天下，必以服務天下人為其職志，才有資格來領導天下。如果違反眾意而以私心的作為，祭出暴力凶狠的手段來治理天下，不亂才怪。

老子又在《道德經》第四十九章說：「聖人無常心，以百姓之心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矣。聖人之在天下，怵怵焉，為天下渾其心。百姓皆

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要能公心，以不生分別的淨化之心，來治理天下，教化百姓，才能稱為聖人。不重名利權勢的人，將視名利為毒藥，避而遠之。如果領導者重視名利權勢，恐怕會給百姓帶來莫大的禍患與災難。自古聖人治世，皆以無為來治國，後來的君王為了保護地位權益，私心一起，形於言行，制定於政策，發佈於政令，人心浮動，社會於是動盪不安。莊子於此篇，藉著「堯舜禪讓」來闡述無為之利，以及有為之害。

堯帝要把天下禪讓給許由，許由不接受。又禪讓給子州支父，子州支父說：「讓我來做天子，還是可以的。不過，我現在正罹患有很重，而且頑固的疾病，正打算全力去治療，沒有多餘的時間來治理天下。」

統治天下是地位很高，權勢很重的了，卻不能因此而耽誤了自己的生命，更何況是其他的一般事物呢？只有能忘卻天下而行於無為的人，才能將治理天下的重任託付給他。

舜帝將天下禪讓給子州支伯（即子州支父），子州支伯說：「讓我來做天子，還是可以的。不過，我現在正罹患有很重，而且頑固的疾病，正打算全力去治療，沒有多餘的時間來治理天下。」

舜帝又把天下禪讓給當時的隱士善卷，善卷說：「我處在天地之中，冬天的時候，我穿柔軟的皮毛；夏天的時候，我穿細細的葛布。春天的時候，我下地耕種，身體能夠承受這樣的勞作；秋天的時候，忙於收割儲藏糧食，自身完全能夠滿足給養。太陽升起的時候，我就下地幹活；太陽下山的時候，我就返家安息。我可以無拘無束地生活在天地之間，心中的暢快，只有自己能感受得到。我那裡用得著去治理天下呢？真是可悲啊！您根本不了解我。」善卷沒有接受舜帝的請求，於是離開家而深居深山，再也沒有人知道他住在何處。

舜帝又把帝位禪讓，給他住在石戶的一位農友。這位石父的農友說：「我們的君王的為人，真是盡心盡力了，他是一個勤苦勞累的

人。」他認為舜帝的德行，還不能達到最高的境界，於是夫妻二人，揹的揹，扛的扛，帶著子女逃到海上的荒島，終身不再返回。

❖會意❖

凡人無知重視名利　智人徹理人間遊戲
名利束縛煩憂不離　能夠解脫即會菩提

49 窮於陳蔡（讓王）

欲成聖道考驗必來　孔門師生窮於陳蔡
君子固窮小人致災　隨緣了業跳脫業海

在春秋末年，局勢混亂，戰事連連。當時楚昭王派人聘請孔子，孔子率領一群學生前往，陳國大夫懼怕孔子為楚國所用，將孔子圍困在陳、蔡的野外，絕糧七天，許多弟子因而病倒，子路一臉不高興來問孔子：「君子亦有窮乎？」孔子回答說：「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自古以來，許多聖佛仙真的成就，都必須經過考驗，才能有所成就。因而不要因受困而感嘆，更不應該怨天尤人。真正明理的智者，必然知道上天送給他一個最好的機會，要好好的把握。

孟子在《孟子　告子下篇》說：「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

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上天給我們都是最好的，這句話在此可得到證明。如果能再進一步探討，必能證知，遇難可消業，苦盡甘就來。上天的美意，凡人不知，必起怨尤，苦難白受，還要增加罪業，損失可重了。輕鬆面對，感恩接受，是面對困境最佳良方。莊子藉此故事，來闡述其理。

當時孔子帶著一群學生周遊列國，在陳國和蔡國之間遭受圍困，七天不能生火煮飯，野菜湯裡沒有一顆米粒，臉色顯得非常疲憊，可是孔子仍然在屋裡，不斷地彈琴唱歌。顏回在屋外揀擇蔬菜，子路和子貢交相談論說：「老師兩次被趕出魯國，在衛國受到鏟除足跡的恥辱，在宋國蒙受砍掉大樹的羞辱，在商、周後裔的住處，弄得走投無路，現在在陳、蔡之間，又陷入這樣困厄的境地。圖謀殺害老師的人，沒有被治罪；凌辱老師的人，沒有被禁阻。已經到了這種地步，老師還不停地彈琴吟唱，從不中斷樂聲。君子不知道羞辱，竟然到這

種地步。」

顏回沒有回答，進入屋內告訴孔子，孔子推開琴，長嘆一聲說：「子路和子貢，真是見識淺薄。把他們叫進來，我有話要對他們說。」於是子路和子貢來到屋裡。

子路說：「現在這樣的處境，可以說是山窮水盡了。」

孔子說：「這是什麼話！有道的君子，要堅定地走下去，就是通，就是達。不能走下去，才叫做窮，叫做盡。現在我信守仁義之道，如今恰好遇到亂世帶來的禍患，怎可說是走投無路呢？所以善於反省的人，就能通達於道，危難來的時候，就不會喪失德行。當嚴冬來臨，霜雪降於大地，萬物凋零，我們才能真正看到松柏，仍然是那麼翠綠茂盛。陳蔡之間的窮困，對我來說，也許還是一件幸運的事啊！」孔子說完這些話後，又安詳地拿過琴來歌詠，子路振奮，拿起盾牌跳起舞來。

子貢說：「我不知道天是如此的高，地是如此的厚啊！」古時候得道的人，在遇到困厄的環境裡，能夠快樂；在通達的時候，也能快樂。心境的快樂，不在於困厄與通達。能將道德留存在心中，那麼困厄與通達，都像是寒與暑、風與雨一樣，有規律的變化著。所以，許由可以在潁水的北岸，求得歡樂；共伯可以在首丘之山，優遊自得地生活。

會意

人間無常須明真諦　怨天尤人不明道理
逆可增上隨境轉機　遇難消業感恩歡喜

50 恥食周粟（讓王）

伯夷叔齊恥食周粟　爲保氣節寧願餓死
自古聖賢修道歷苦　成就聖格道德無失

老子在《道德經》第二十章說：「絕學無憂，唯之於阿，相去幾何？善之於惡，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眾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我獨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乘乘兮若無所歸。眾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眾人昭昭，我獨若昏；眾人察察，我獨悶悶。忽兮其若海，漂兮若無所止。眾人皆有以，而我獨頑且鄙，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道法自然，能將自己的本份守好，即是修道最好的注腳。權勢名利慾望太重的人，總是認為人生要有亮眼的表現，才是最有價值的，於是終其一生忙忙碌碌，無非是追求名

相的亮點，卻忘了內德的基礎。沒有良好的基礎，名聲愈大，傾崩的機率就愈高，深明天道律動的人，絕對不會冒險去經營名相。

莊子在其著述當中，可以看出，其注重大道的根源，不注重名相。對於大自然無拘無束，逍遙自在，不為人情事故所困，不為名利權勢所拘，因而對於聖賢道德的名相，常以嚴厲的語辭批判。在此篇，藉用伯夷、叔齊恥食周粟，來闡揚大道的根本真諦。

伯夷和叔齊，是孤竹君的長子和三子。父親要立弟弟叔齊為國君，等到父親去世，叔齊讓給哥哥伯夷。伯夷說：「這是父親的命令。」於是離家出走。叔齊也不肯繼承君位而出逃了，國人只好擁立孤竹君的第二個兒子為王。

當時周朝興起的時候，伯夷和叔齊互相商量說：「聽說西方有個人，好像是一位有道德的人，我們去看看。」

他們來到岐山的南面，周武王知道了，派他的弟弟周公旦前去拜

見，並且與他們結下誓盟，說：「增加俸祿二等，授與一等官職。」然後用牲血塗抹在盟書上，埋入地下。

伯夷、叔齊兩人相視而笑，說：「咦！真奇怪啊！這不是我們所說的道。以前神農氏治理天下，四時祭祀極盡虔誠而不求賜福，他對百姓，忠實誠信盡心治理而沒有什麼索取。樂於參與政事的人，就與他一起參與政事；樂於從事治理的人，就和他從事治理。不比別人的失敗，來顯示自己的成功；不因別人地位卑下，而顯示自己的高貴；不因遭逢機遇，而圖謀私利。」

接著又說：「現在周朝看到殷商政局動盪，就急速奪取政權，統治天下，崇尚謀略，用爵祿來收買臣屬，依靠武力來保持威懾，用宰牲來結盟表示誠信，宣揚自己的德行來取悅眾人，憑藉征戰來求取私利，這是推行禍亂，來取代原先的暴政。我聽說古代的賢士，遭逢治世不迴避責任，遇上亂世不苟且偷生。現在天下黑暗，周朝人的做

法，說明他們的德行已經衰敗，與其與周人生活在一起，讓自身受到污辱，還不如逃離他們，保持自己品行的高潔。」

於是，他們來到北面的首陽山（今山西永濟南），因為不食周粟，在那裡餓死了。像伯夷、叔齊這樣的人，即使有機會得到富貴，他們也絕對不會去獲取。高尚的氣節和不同流俗的作為，自適自樂，不追逐世事，就是這二位賢士的節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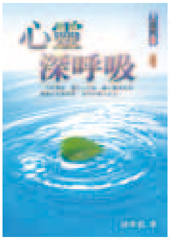
❖會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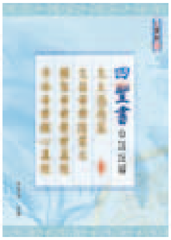
名利權勢大道毒藥　淨心除慾即是要竅
塵污所染難知道妙　掀開智慧一切知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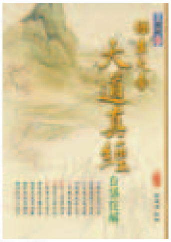
迴向偈

印經功德最可貴　化除煩惱生智慧
迴向冤親真懺悔　祈望災難能化解
從此平安幸福會　國泰民安無怨懟
依經奉行般若隨　明德親民至善垂
清靜無為自然歸　一切理想皆順遂

歡喜結緣・請廣為流傳・歡迎參加護持印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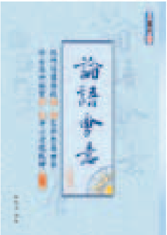

心靈館 29　25K
心靈深呼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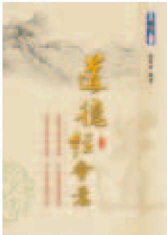

心靈館 34　25K
四聖書白話註解


心靈館 36　25K
大道真經白話註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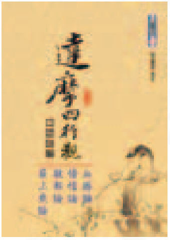

心靈館 37　50K
心靈雋語千句品賞


心靈館 38　25K
學庸會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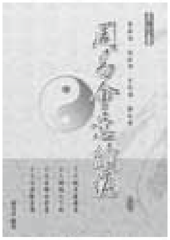

心靈館 39-40　25K
論語會意卷上, 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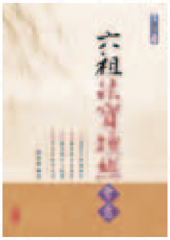

心靈館 41　25K
道德經會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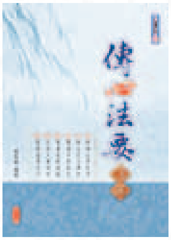

心靈館 45　25K
關聖帝君大解冤經
白話註解


心靈館 46　25K
達磨四行觀、血脈
論、破相論、悟性論
、最上乘論 白話註解


心靈館 47　25K
周易會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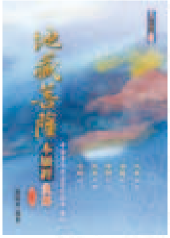

心靈館 48　25K
周易會意續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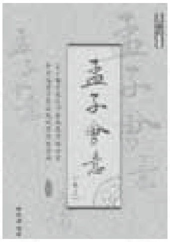

心靈館 49　25K
六祖法寶壇經會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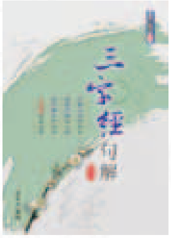

心靈館 50　25K
傳心法要淺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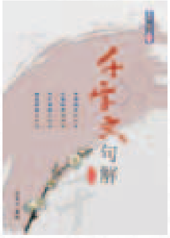

心靈館 51—55　25K
不朽的故事(一)學佛篇
(二)孔子篇 (三)老子篇
(四)因果篇 (五)孟子篇


心靈館 56—60　25K
不朽的故事(六)莊子篇
(七)佛陀篇 (八)論語篇
(九)文昌篇 (十)神仙篇


心靈館 61　25K
地藏菩薩本願經淺解


心靈館 62-63　25K
孟子會意卷上, 下


心靈館 64　25K
三字經句解


心靈館 65　25K
千字文句解


心靈館 66-67　25K
道德經探秘—
道經、德經

聯絡專線：張小姐（02）2226-1515

心靈館系列　**智慧的書籍可以淨化心靈**



心靈館 1　25K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解析



心靈館 2　25K
清靜經 白話解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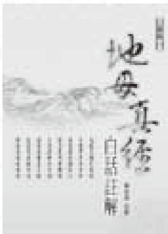
心靈館 4　25K
張公百忍故事　書



心靈館 9　25K
新譯增廣昔時賢文



心靈館 10　25K
黃帝陰符經探原
　：呂純陽祖師百字碑解說



心靈館 11　25K
地母真經白話註解



心靈館 13　25K
瑤池金母普度收圓定慧解脫真經白話解說



心靈館 15　25K
九天玄女救世真經治心消孽真經白話註解



心靈館 16　25K
天上聖母經白話解釋



心靈館 17　25K
玉皇心印妙經白話解析



心靈館 18　25K
關聖帝君戒淫經白話註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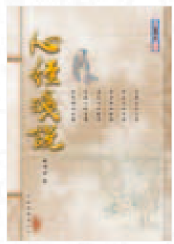
心靈館 19　25K
人之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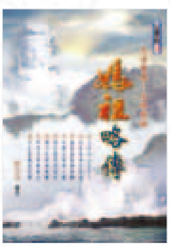
心靈館 20　25K
還鄉直指



心靈館 21　25K
永嘉真覺禪師證道歌白話註解



心靈館 22　25K
心經淺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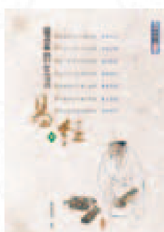
心靈館 23　25K
媽祖略傳



心靈館 24　25K
北方真武玄天上帝傳奇



心靈館 26　25K
簡單的生活易經（上）



心靈館 27　25K
簡單的生活易經（中）



心靈館 28　25K
簡單的生活易經（下）

索取方法：
①直接到流通處請書②外地可　回郵信封寄到流通處請書（郵資、運費請來電洽詢。）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不朽的故事. 六, 莊子篇 / 蘇俊源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多識界圖書文化, 民103.08
面； 公分. --(心靈館系列；56)
ISBN 978-986-6574-43-6(平裝)

1.(周)莊周 2.傳記 3.通俗作品

121.33　　103016157

系列名／心靈館系列 56

書　名／不朽的故事（六）莊子篇

多識界圖書文化有限公司
www.multiviews.com.tw

編著	蘇俊源
封面設計	簡文章
排版設計	福美設計工作室 02-22450745

出版者	多識界圖書文化有限公司
發行人	蘇俊源
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建一路7號7樓
電話	886-2-2226-1515
傳真	886-2-2226-1010
網址	www.multiviews.com.tw
電子信箱	multiviews@so-net.net.tw
劃撥帳號	19431985
戶名	多識界圖書文化有限公司
初版日期	103年08月2000本
二版日期	104年04月1000本

◎非賣品◎歡迎索取．廣為流通（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

流通處　多識界圖書文化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建一路7號7樓
電話：02-2226-1515　張小姐

教學網址　蘇俊源先生教學課程影音網
http://www.youtube.com/user/lon1209

尊重版權．歡迎印贈